

42
35
42

諸鎮相攻

郢王暴弑

準貴

朱溫取淄青

李氏據鳳翔
岐蜀相攻附

朱溫篡唐

崔裔誅宦官附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八

諸鎮相攻

唐僖宗廣明元年冬十一日以忠武大將周岌為忠武節

度使初薛能遣牙將上蔡秦宗權調發至蔡州聞許州亂

託云赴難選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及周岌為節度使

即以宗權為蔡州刺史先是秋九月周岌逐節度使薛能自稱留後至是遂授以節度使

中和元年秋八月武寧節度使支詳遣牙將時溥陳季將

兵五千人入關討黃巢溥至東都自知留後溥送詳歸朝

璠殺之詔以溥為武寧留後溥表璠為宿州刺史忠武

監軍楊復光奏升蔡州為秦國軍以秦宗權為防禦使

秋九月昭義十將成麟殺節度使高潏引兵還據潞州天

并關戍將孟方立起兵攻麟殺之方立邢州人也 冬十二月以感化留後時溥為節度使

二年秋八月魏博節度使韓簡亦有兼之志自將兵三萬攻河陽敗節度使諸葛爽於脩武爽棄城走簡留兵戍之因掠邢洛而還 九日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溫

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王重榮王鐸承制以溫為同華節度使 冬十月韓簡復引兵擊鄆州節度使曹存實逆

軍敗死天平都將下邑朱宣收餘眾嬰城拒守簡攻之不
下詔以瑄權知天平留後 以朱溫為右金吾大將軍河
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十二月以忻代等州留

後李克用為鳳翔節度使

見李克用

孟方立既殺成麟

引兵歸邢州潞人請監軍矣全勗知留後是歲王鐸
以方立知邢州事方立不受遂遷昭義軍於邢州自稱留
後表其將李殷銳為潞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常山忠穆王王景崇薨軍中
其子節度副使鎔知留後事時鎔生十年矣 以天平留

後朱瑄為節度使 初光州刺史李罕之為秦宗權所攻

棗州丘墳城餘眾歸諸葛爽以為懷州刺史韓簡攻配
州罕不能下爽復襲取河陽朱瑄請和簡乃捨之引兵

擊河陽爽遣罕之逆戰於武陟魏軍大敗而還大將澶州
刺史樂行達先歸據魏州軍中共立行達為留後簡為部

下所殺已未以行達為魏博留後 以王鎔為成德留後

三月己丑以河中行營招討副使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俟克復長安令赴鎮

夏六月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部數百人赴鎮秋七月丁卯至汴州以成德留後王鎔魏博留後樂行達天平留後朱瑄為本道節度使昭義節度使孟方立以潞州地險人勁屢篡主帥欲漸弱之九月乃遷治所於昭州大將家及富室皆徙山東潞人不悅監軍祁審誨因人心不安使武鄰鎮使安居受潛以蠟丸乞師於李克成請復軍府於潞州冬十月克用遣其將賀公雅等赴之為方立所敗又遣李克脩擊之克脩克用弟也辛亥取潞州殺其刺史李殷銳是後克用每歲出兵爭山東三州之人半為俘馘野無稼穡矣

四年春正月賜魏博節度使樂行達名彥禎 周岌時

朱全忠以黃巢兵尚彊共求救於河東節度使李克用

四月甲戌李克用至汴州營於城外朱全忠固請入城館

於上源驛全忠就置酒聲樂饌具皆精豐禮貌甚恭克用

乘酒使氣語頗倭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露醉宜

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樹柵以塞衢路發兵圍驛

而攻之呼聲動地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

十餘人格鬪侍者郭景銖滅燭扶克用匿牀下以水沃其

面徐告以難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志勤射汴人死者數

十須臾煙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帥

左右數人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把橋力戰得度史

敬思爲後拒戰死克用登尉氏門縋城得出監軍陳景思等三百餘人皆爲汴人所殺楊彥洪謂全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乘馬者則射之是夕彥洪乘馬適在全忠前全忠射之殪克用妻劉氏多智略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爲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公比爲國討賊救東諸侯之急今汴人不道乃謀害公言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有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書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將與楊彥洪爲謀彥洪旣伏其辜惟公諒察克用養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自上源出矢石之間獨無

所傷嗣源本胡人名邈信烈無姓克用擇軍中驍勇者

養爲子名回鶻張政之子曰存信振武孫重進曰存進諡

州王賢曰存賢敬思曰存孝皆冒姓李氏丙子克用至

許州故寨求糧於周岌岌辭以糧乏乃自陝濟河還晉陽

夏六月蔡州節度使秦宗權縱兵四出侵噬鄰道天

平節度使朱瑄有衆三萬從父弟瑾勇冠軍中宣武節度

使朱全忠爲宗權所攻勢甚窘求救於瑄瑄遣瑾將兵救

之敗宗權於合鄉全忠德之與瑄約爲兄弟秋七月

朱全忠擊秦宗權敗宗權于澠水李克用至晉陽大

治甲兵遣榆次鎮將鴈門李承嗣奉表詣行在自陳有破

黃巢大功爲朱全忠所圖僅能自免將佐以下從行者三

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全忠仍榜東都陝孟云臣已死
行營兵潰令所在邀遮屠翦勿令漏失將士皆號泣冤訴
請復仇讎臣以朝廷至公當俟詔命拊循抑止復歸本道
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臣遣弟克勤將萬騎在河中候命
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
賜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妬功疾能陰狹
禍賊異日必爲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
討之不用度支糧餉上累遣楊復恭等論指稱吾深知州
冤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
朝廷不復爲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
稟畏矣 八月李克用奏請割麟州隸河東

弟克脩爲昭義節度使皆許之由是昭義分爲二鎮進
用爵隴西郡王克用奏罷雲蔚防禦使依舊隸河東從之

冬十二月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鐸過魏州魏博
節度使樂彥禎之子從訓伏卒數百人於漳南高雞泊圍
而殺之彥禎奏云爲盜所殺朝廷不能詰

光啓元年春正月秦宗權寇潁亳朱全忠敗之於焦夷

三月秦宗權稱帝置百官詔以武寧節度使時溥爲蔡
州四面行營兵馬都統以討之 盧龍節度使李可舉

成德節度使王鎔惡李克用之彊而義武節度使王處存
與克用親善爲姪鄴娶克用女又河北諸鎮惟義武尚屬
朝廷可舉等恐其窺伺山東終爲已患乃相與謀曰易定

燕趙之餘也約共滅處存而分其地又說雲中節度使赫連鐸使攻克用之背可舉遣其將李全忠將兵六萬攻易州鎔遣將將兵攻無極處存告急於克用克用遣其將康君立等將兵救之

夏五月盧龍兵攻易州裨將劉仁恭穴地入城遂克之仁恭深州人也李克用自將救無極敗成德兵成德兵退保新城克用復進擊大破之拔新城成德兵走追至九門斬首萬餘級盧龍兵既得易州驕怠五處存夜遣卒三千蒙羊皮造城下盧龍兵以為羊也爭出掠之處存奮擊大破之復取易州李全忠走李全忠既喪師恐獲罪收餘眾還龍幽州六月李可舉窘急舉族登樓自焚死全忠自為留後

秦宗權陷東都

秋七

月以李全忠為盧龍留後 乙巳右補闕常滑上疏以

為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復懷西顧之計乎宜復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於上曰此疏傳於潘鎮豈不致其猜忿庚戌貶滑萬州司戶尋賜死 秦宗權攻鄰州道二十餘州陷之唯陳州距蔡百餘里兵力甚弱刺史趙犇白與宗權戰宗權不能屈詔以犇為蔡州節度使犇德朱全忠之援與全忠結昏凡全忠所調發無不立至 冬十月癸丑秦宗權敗朱全忠于八角

二年秋七月秦宗權陷許州 八月盧龍節度使李全忠薨以其子匡威為留後 九月李克脩攻孟方立甲

午擒其將呂臻於焦岡拔故鎮武安臨洛邯鄲沙河以大將安金俊為邢州刺史 冬十月李克脩攻邢州不克

而還 十二月秦宗權遣孫儒將兵攻陷鄭州進陷河

陽儒自稱留後 天平牙將朱瑾逐秦寧節度使齊克讓

自稱留後朝廷因以瑾為秦寧節度使

三年秦宗權自以兵力十倍於朱全忠而數為全忠所敗

恥之欲悉力以攻汴州全忠患兵少二月以諸軍都指揮

使朱珍為淄州刺史募兵於東道期以初夏而還 夏

四月朱珍至淄青旬日應募者萬餘人又襲青州獲馬千

匹辛亥還至大梁朱全忠喜曰吾事濟矣時蔡人方寇并

州其將張晁屯北郊秦賢屯板橋各有衆數萬分三十一

寨連延二十餘里全忠謂諸將曰彼蓄銳休兵方來擊我

未知朱珍之至謂吾兵少畏怯自守而已宜出其不意元

擊之乃自引兵攻秦賢寨士卒踊躍爭先賢不為備連拔

四寨斬萬餘級蔡人大驚以為神全忠又使牙將新野郭

言募兵於河陽陝虢得萬餘人而還 蔡將盧瑋屯于萬

勝夾汴水而軍以絕汴州運路朱全忠乘霧襲之掩殺殆

盡於是蔡兵皆徙就張晁屯於赤崗全忠復就擊之殺二

萬餘人蔡人大懼或軍中自相驚全忠乃還大梁養兵休

士 五月丙子朱全忠出擊張晁大破之秦宗權聞之

自鄭州引精兵會之 朱全忠求救於兗寧朱瑄朱

瑾皆引兵赴之義成軍亦至辛巳全忠以四鎮兵攻秦宗

權於邊孝村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宗權宵遁全忠追之
至陽武橋而還全忠深德朱瑄兄事之蔡人之守東都河
陽許汝懷鄭陝號者聞宗權敗皆棄去宗權發鄭州孫儒
發河陽皆屠滅其人焚其廬舍而去宗權之勢自是稍衰
秋八月朱全忠欲兼兗鄆而以朱瑄兄弟有功於已
攻之無名乃誣瑄招誘宮武軍士移書誚讓瑄復書不遜
全忠遣其將朱珍葛從恩襲曹州壬子拔之殺刺史丘弘
禮又攻濮州與兗鄆兵戰於劉橋殺數萬人朱瑄朱瑾僅
以身免全忠與兗鄆始有隙 九月朱珍攻濮州朱瑄

遣弟罕將步騎萬人救之辛卯朱全忠逆擊罕於范橋
冬十月丁未全忠拔濮州刺史朱裕奔鄆珍進

兵攻鄆瑄使裕詐遺珍書約為內應珍夜引兵赴之瑄開
門納汴軍閉而殺之死者數千人汴軍乃退瑄乘勝復取
曹州以其屬郭詞為刺史 初宣武都指揮使朱珍與排
陳斬斫使李唐賓勇略功名略相當全忠每戰使二人偕
往無不捷然二人素不相下珍使迎其妻於大梁不自全
忠全忠怒追還其妻殺守門者使親吏蔣玄暉召珍以漢
一貞代總其衆館驛巡官馮翊敬翔諫曰朱珍未易輕取恐
其猜懼生變全忠悔使人追止之珍果自疑丙子夜珍置
酒召諸將唐賓疑其有異圖斬關犇大梁珍亦棄軍單騎
繼至全忠兩惜其才皆不罪遣還濮州因引兵歸全忠多
權數將佐莫測其所為惟敬翔能逆知之往往助其所不

及全忠大悅自恨得翔晚凡軍機民政悉以咨之 巳亥
 秦宗權陷鄭州 朝廷以淮南久亂閏月以朱全忠兼淮
 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 朱全忠以宣武行軍司馬李
 璠為淮南留後遣牙將郭言將兵千人送之感化節度使
 時溥自以於全忠為先進官為都統顧不得淮南而全忠
 得之意甚恨望全忠以書假道於溥溥不許璠至泗州溥
 以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而還徐沐始構怨 十二月
 癸巳秦宗權所署山南東道留後趙德諲陷荆南節度使
 張瓌留其將王建肇守成而去遺民饑饉白家
 文德元年春正月蔡將石璠將萬餘人寇陳毫朱全忠遣
 朱珍葛從周將數千騎擊擒之癸亥以全忠為蔡州四面

行營都統代時溥諸鎮兵皆受全忠節度 二月魏
 度使樂彥禎驕泰不法發六州民築羅城方八十里人苦
 其役其子從訓尤凶險既殺王鐸魏人皆惡之從訓聚亡
 命五百餘人為親兵謂之子將牙兵為之藉藉不安從訓
 懼易服逃出止於近縣彥禎因以為相州刺史從訓遣人
 至魏運甲兵金帛交錯於路牙兵益疑彥禎懼請避位居
 龍興寺為僧眾推都將趙文珩知留後事從訓引兵三萬
 至城下文珩不出戰眾復殺之推牙將貴鄉羅弘信知留
 後事弘信引兵出與從訓戰敗之從訓收餘眾保內黃魏
 人圍之先是朱全忠將討蔡州遣押牙雷鄴以銀萬兩請
 羅於魏牙兵既逐彥禎殺鄴於館從訓既敗乃求救於全

忠 初河陽節度使李罕之與河南尹張全義刻臂為盟
 相得歡甚罕之勇而無謀性復貪暴意輕全義聞其勤儉
 力穡笑曰此田舍一夫耳全義聞之不以為罕之屢求
 穀帛全義皆與之而罕之徵求無厭河南不能給小不如
 所欲輒械河南主吏至河陽杖之河南將佐皆憤怒全義
 曰李太傅所求奈何不與竭力奉之狀若畏之者罕之益
 驕罕之所部不耕稼專以剽掠為資啗人為糧至是悉其
 眾攻絳州絳州刺史王友遇降之進攻晉州護國節度使
 王重盈密結全義以圖之全義潛發屯丘夜乘虛襲河陽
 黎明入二城罕之踰垣步走全義盡俘其家遂兼領河陽
 節度使罕之奔澤州求救於李克用 三月朱全忠累

糧於宋州將討秦宗權會樂從訓來告急乃移軍屯滑州
 遣都押牙李唐賓等將步騎三萬攻蔡州遣都指揮使朱
 珍等分兵救樂從訓自白馬濟河下黎臨河李固三鎮
 進至內黃敗魏軍萬餘人獲其將周儒等十人 李克用
 以其將康君立為南面招討使督李存孝薛阿檀史儼安
 金俊安休休五將騎七千助李罕之攻河陽張全義嬰城
 自守城中食盡求救於朱全忠以妻子為質 夏四月
 朱全忠遣其將丁會葛從周牛存節將兵數萬救河陽李
 存孝令李罕之以步兵攻城自帥騎兵逆戰於溫河東軍
 敗安休休懼罪奔蔡州汴人分兵欲斷太行路康君立等
 懼引兵還全忠表丁會為河陽留後復以張全義為河南

尹會壽春人存節博昌人也全義德全忠出已由是盡心附之全忠每出戰全義主給其糧使無乏李罕之為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罕之留其子頎事克用身還澤州專以寇鈔為事自懷孟晉絳數百里間州無刺史縣無令長田無麥禾邑無煙火者殆將十年河中絳州之間有摩雲山絕高民保聚其上寇盜莫能近罕之攻拔之時人謂之李摩雲 樂從訓移軍汜水羅弘信遣其將程公信擊從訓斬之與父彥禎皆梟首軍門突已遣使以厚幣犒全忠軍請修好全忠乃召軍還詔以羅弘信權知魏博留後加李克用兼侍中 五月己亥加朱全忠兼侍中稍德誣既失荆南且度秦宗權必敗壬寅舉山南東道來降其

自託於朱全忠全忠表請以德諱白副制以山南東道為忠義軍以德諱為節度使充蔡州四面行營副都統 全忠既得洛孟無西顧之憂乃大發兵擊秦宗權大破宗權於蔡州之南克北關門宗權退守中州全忠分諸將為二十八寨以環之 六月置佑國軍於河南府以張全義為節度使 秋七月李罕之引河東兵寇河陽丁會以權知魏博留後羅弘信為節度使 八月戊辰朱全忠拔蔡州南城 九月朱全忠以饋運不繼且秦宗權殘破不足憂引兵還丙申遣朱珍將兵五千送楚州刺史劉瓚之官 冬十月徐兵邀朱珍劉瓚不聽前珍等擊之取沛滕二縣斬獲萬計 孟方立遣其將奚

忠信將兵襲滑州李克脩邀擊擒之 十一月時溥自將步騎七萬屯吳旌鎮朱珍與戰大破之朱全忠又遣別將攻宿州刺史張友降之 丙申秦宗權別將攻陷許州執忠武留後王蘊復取許州 十二月蔡將申叢執宗權折其足而囚之降於全忠全忠表叢為蔡州留後 昭宗龍紀元年春正月汴將龐師古拔宿遷軍于呂梁時溥逆戰大敗還保彭城 壬子蔡將郭璠殺申叢送秦宗權於汴告朱全忠云叢謀復立宗權全忠以璠為淮西留後 二月朱全忠送秦宗權至京師斬于獨柳京兆尹孫揆監刑宗權於檻市中引首謂揆曰尚書察宗權豈友者邪但輸忠不效耳觀者皆笑揆逃之族孫也三月加朱

全忠兼中書令進爵中平郡王全忠既克蔡州軍勢益盛加奉國節度使趙德諤中書令加蔡州節度使趙雙同平章事充忠武節度使以陳州為治所 夏五月李克用

大發兵遣李罕之李存孝攻孟方立六月拔磁洛二州方立遣大將馬漑袁奉韜將兵數萬拒之戰於琉璃陂方立兵大敗二將皆為所擒克用乘勝進攻邢州方立性猜忌諸將多怨至是皆不為方立用方立慙懼飲藥死弟攝洛州刺史遷素得士心眾奉之為留後求援於朱全忠全忠假道於魏博羅弘信不許全忠乃遣大將王虔裕將精兵數百間道入邢州共守 朱珍拔蕭縣據之與時溥相拒朱全忠欲自往臨之珍命諸軍皆葺馬廐李唐宿部將嚴

郊獨惰慢軍吏責之唐賓怒見珍訴之珍亦怒以唐賓爲無禮拔劍斬之遣騎自全忠云唐賓謀叛淮南左司馬敬翔恐全忠乘怒倉猝處置違宜故留使者逮夜然後從容白之全忠果大驚翔因爲畫策詐收唐賓妻子繫獄遣騎往慰撫全忠從之軍中始安秋七月全忠如蕭縣未至珍出迎命武士執之責以專殺而誅之諸將霍存等數十人叩頭爲之請全忠怒以牀擲之乃退丁未至蕭縣以龐師古代珍爲都指揮使八月丙子全忠進攻時溥壁會大雨引兵還

大順元年春正月李克用急攻邢州孟遷食竭力盡執王虔裕及泚兵以降克用以安金俊爲邢洺團練使

月李克用將兵攻雲州防禦使赫連鐸克其東城鐸求救於盧龍節度使李匡威匡威將兵三萬赴之丙子邢洺團練使安金俊中流矢死河東萬勝軍申信叛降於鐸會幽州軍至克用引還時溥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其將石君和將五百騎赴之李克用巡潞州以僕具不厚怒昭義節度使李克脩詬而答之克脩慙憤成疾三月薨克用表其弟決勝軍使克恭爲昭義留後夏四月宿州將張筠逐刺史張紹光附于時溥朱全忠帥諸軍討之溥出兵掠礪山全忠遣牙內都指揮使朱友裕擊之殺三千餘人擒石君和友裕全忠之子也赫連鐸李匡威請討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爲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

孟三軍與河北三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爲統帥初張
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致而薄復恭及復
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
功名爲己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之討黃巢屯河中
濬爲都統判官克用薄其爲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
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它
日文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上從容與濬論古今
沿亂濬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疆臣此臣日夜所
痛心疾首也上問以當今所急對曰莫若疆真以服天下
上於是廣募兵於京師至十萬人及金忠等請討克用上
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爲不可者什七六杜讓

能劉崇望亦以爲不可濬欲倚外勢以擠楊復恭乃曰先
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爲也臣常廣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
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但乞陛下
付臣兵柄旬月可平矣今不取後悔無及孔緯曰濬言是
也復恭曰先朝播遷雖藩鎮跋扈亦由居中之臣措置未
得其宜今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興復大
功今乘其危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
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昨計用兵饋運犒賞之費一
二年間未至匱乏在陛下斷志行之耳上以二相言叶侷
俛從之曰茲事今付卿二人無貽朕羞五月詔削奪克用
官爵屬籍稍以濬爲河東行營都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

孫揆副之以鎮國節度使韓建爲都虞候兼供軍糧料使以朱全忠爲南面招討使王鎔爲東面招討使李匡威爲北面招討使赫連鐸副之濬奏給事中牛徽爲行營判官徽曰國家以喪亂之餘欲爲英武之舉橫挑疆寇離諸侯心吾見其顛沛也遂以某疾固辭徽僧孺之孫也李克恭驕恣不曉軍事潞人素樂李克脩之簡儉且死非其罪潞人憐之由是將士離心初潞人叛孟氏牙將安居受等石河東兵以取潞州及孟遷以邢洛磁州歸李克用克用寵任之以遷爲軍城都虞候羣從皆補在職居受等咸怨且懼昭義有精兵號後院將克用旣得三州將圖河朔令李克恭選後院將尤驕勇者五百人送晉陽潞人惜之克

恭遣牙將李元審及小校馮霸部送晉陽至銅鞮霸劫其衆以叛循山而南至于沁水衆已三千人李元審擊之爲霸所傷歸于潞庚子克恭就元審所館視之安居受帥其黨作亂攻而焚之克恭元審皆死衆推居受爲留後附于朱全忠居受使召馮霸不至居受懼出走爲野人所殺霸引兵入潞自爲留後時朝廷方討克用聞克恭死朝臣皆賀全忠遣河陽留後朱崇節將兵入潞州權知留後克用遣康君立李存孝將兵圍之壬子張濬帥諸軍五十二都反邠寧鄜夏雜虜合五萬人發京師上御安喜樓餞之濬辭左右言於上曰俟臣先除外憂然後爲陛下除內患楊復恭竊聽聞之兩軍中尉餞濬於長樂坂復恭屬濬酒濬

辭以醉復恭戲之曰相公杖鉞專征作態邪濬曰俟平賊還方見作態耳復恭益忌之癸丑削奪李罕之官爵六月以孫揆爲昭義節度使充招討副使張濬會宣武鎮國靜難鳳翔保大定難諸軍於晉州秋七月官軍至陰地關朱全忠遣驍將葛從周將千騎潛自壺關夜抵潞州犯圍入城又遣別將李讜李重胤鄧季筠將兵攻李罕之於澤州又遣張全義朱友裕軍於澤州之北爲從周應援季筠下邑人也全忠奏臣已遣兵守潞州請孫揆赴鎮張濬亦恐昭義遂爲汴人所據分兵二千使揆將之趣潞州八月乙丑揆發晉州李存孝聞之以三百騎伏於長子西谷中揆建牙杖節褰衣大蓋擁衆而行存孝突出擒揆及

賜旌節中使韓歸範牙兵五百餘人追擊餘衆於刀黃嶺盡殺之存孝械揆及歸範斬以素練徇於潞州城下曰朝廷以孫尚書爲潞帥命韓天使賜旌節葛僕射司速歸大梁令尚書視事遂斬以獻於克用克用因之旣而使人誘之欲以爲河東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復事鎮使邪克用怒命以鋸鋸之鋸不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鋸人當用板夾汝豈知邪乃以板夾之至死罵不絕聲李罕之告急於李克用克用遣存孝將五千騎救之九月壬寅朱全忠軍於河陽汴軍之初圍澤州也呼李罕之曰相公毋恃河東輕絕當道今張相公圍太原葛僕射入潞府旬日之間沙陀無穴自藏相公何路求生邪

及李存孝至選精騎五百繞汴寨呼曰我沙陀之求穴者也欲得爾肉以飽士卒可令肥者出關汴將鄧季筠亦驍將也引兵出戰存孝生擒之是夕李讜李重胤收衆遁去存孝罕之隨而擊之至馬牢山大破之斬獲萬計追至懷州而還存孝復引兵攻潞州葛從周朱崇節棄潞州而歸戊申全忠庭責諸將撓敗之罪斬李讜李重胤而還李克用以康君立爲昭義留後李存孝爲汾州刺史存孝自謂擒孫揆功大當鎮昭義而君立得之憤恚不食者數日縱意刑殺始有叛克用之志李匡威攻蔚州虜其刺史邢善益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衆數萬攻遮虜平殺其軍使劉胡子克用遣其將李存信擊之不勝更命李嗣源爲存信

之副遂破之克用以大軍繼其後匡威鐸皆敗走獲匡威之子武州刺史仁宗及鐸之壻俘斬萬計李嗣源性重廉儉諸將相會各自訟劣略嗣源獨默然徐曰諸君喜以口擊賊嗣源但以手擊賊耳衆慙而止 冬十月乙酉未全忠自河陽如滑州視事遣使者請糧馬及假道于魏以伐河東羅弘信不許又請於鎮鎮久亦不許全忠乃自黎陽濟河擊魏 官軍出陰地關遊兵至于汾州李克用遣薛志勤李承嗣將騎三千營于洪洞李存孝將兵五千營于趙城鎮國節度使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存孝營存孝知之設伏以待之建兵不利靜難鳳翔之兵不戰而走禁軍自潰河東兵乘勝逐北抵晉州西門張潯出戰又敗

官軍死者近三千人靜難鳳翔保大定難之軍先度河西
歸濬獨有禁軍及宣武軍合萬人與韓建閉城拒守自是
不敢復出存孝引兵攻絳州十一月刺史張行恭棄城走
存孝進攻晉州三日與其衆謀曰張濬宰相俘之無益天
子禁兵不宜加害乃退五十里而軍濬建自含口遁去存
孝取晉絳二州大掠慈隰之境先是克用遣韓歸範歸朝
附表訟冤言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龐勛翦黃巢黜襄
王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未必非
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爲臣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朱
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計賞彼誅此臣豈無辭且朝廷當
卹危之時則譽臣爲韓彭伊呂及旣安之後則罵臣爲戎

胡夷今天下握兵立功之臣獨不懼陛下它日之罵乎
况臣果有大罪六師征之自有典刑何必幸臣之弱而後
取之邪今張濬旣出師則固難束手已集藩漢兵五十萬
欲直抵蒲潼與濬格鬪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然方且輕
謁叩闕頓首丹陛訪姦回於陛下之宸座納制敕於先帝
之廟庭然後自拘司敗恭俟鈇質表至濬已敗朝廷震恐
濬與韓建踰王屋至河陽撤民屋爲棧以濟河師徒失亡
殆盡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鎮及濬至晉州全
忠方連兵徐鄆雖遣將攻澤州而身不至行營乃求兵糧
於鎮魏鎮魏倚河東爲扞蔽皆不出兵惟華郊鳳翔鄆夏
之兵會之兵未交而孫揆被擒幽雲俱敗楊復恭復從中

組之故浚軍望風自潰。丁二月辛丑，汴將丁會葛從周擊魏陟，河取沁陽，臨河龐師古、霍存、下淇門衛縣朱全忠自以大軍繼之。

二年春正月，羅弘信軍于內黃，丙辰，朱全忠擊之，五戰皆捷。至永定橋，斬首萬餘級。弘信懼，遣使厚幣請和。全忠命正焚掠歸，其俘還軍河上。魏博自是服於汴。庚申，制以太保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緯為荆南節度使，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濬為鄂岳觀察使，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昭緯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徐彥若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昭緯慎由從子彥若，商之子也。楊復恭使人劫孔緯於長樂坡，斬其旌節，資裝。孔緯僅能自免。李克用復遣

使上表曰：張濬以陛下萬代之業，邀自己一時之功，知臣與朱溫深仇，私相連結，臣今身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歸陛下藩方，且欲於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俟指麾。詔再貶孔緯均州刺史，張濬連州刺史，賜克用詔，悉復其官爵，使歸晉陽。二月，加李克用守中書令，復李罕之官爵，再貶張濬繡州司戶。三月，張濬至藍田，逃犇華州，依韓建。與孔緯密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上表為緯濬訟冤，朝廷不得已，竝聽自便。緯至商州而還，亦寓居華州。夏四月，李克用大舉擊赫連鐸，敗其兵於河止進圍雲州。秋七月，李克用急攻雲州，赫連鐸食盡，犇吐谷渾部，既而歸於幽州。克用表大將石善友為大同防禦使。邢洺節

度使李存孝勸李克用攻鎮州克用從之八月克用南巡
澤潞遂涉懷孟之境朱全忠遣其將丁會攻宿州克其外
城 冬十月壬午宿州刺史張筠降于丁會 李克用
攻王鎔大破鎮兵於龍尾崗斬獲萬計遂拔臨城攻元氏
柏鄉李匡威引幽州兵救之克用大掠而還軍于邢州
十一月曹州都將郭銖殺刺史郭諷降於朱全忠 泰
寧節度使朱瑾將萬餘人攻單州 乙丑時溥將劉知俊
帥衆二千降於全忠知俊沛人徐之驍將也溥軍自是不
振全忠以知俊爲左右開道指揮使 十二月乙酉汴
將丁會張歸霸與朱瑾戰金鄉大破之殺獲殆盡瑾單騎
走免

景福元年春正月王鎔李匡威合兵十餘萬攻堯山本克
用遣其將李嗣勳擊之大破幽鎮兵斬獲三萬 二月
戊寅朱全忠出兵擊朱瑄遣其子友裕將兵前行軍于斗
門 甲申朱全忠至衛南朱瑄將步騎萬人襲斗門朱友
裕棄營走瑄據其營全忠不知乙酉引兵趣斗門至者皆
爲鄆人所殺全忠退軍瓠河丁亥瑄擊全忠大破之全忠
走張歸厚於後力戰全忠僅免副使李璠等皆死 朱全
忠奏貶河陽節度使趙克裕以佐國節度使張全義兼河
陽節度使 朱全忠連年攻時溥徐泗濠三州民不得耕
穫兗鄆河東兵救之皆無功復值水災人死者什六七溥
困甚請和於全忠全忠曰必移鎮乃可溥許之全忠乃奏

請移溥宅鎮仍命大臣鎮徐州詔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劉崇望同平章事充感化節度使以溥為太子太師溥恐
全忠詐而殺之據城不奉詔崇望及華陰而還 忠義節
度使趙德諱薨子匡凝代之 三月李克用王處存合

兵攻王鎔癸丑拔天長鎮戊午鎔與戰於新市大破之殺
獲二萬餘人辛酉克用退屯欒城詔和解河東及鎮定幽
四鎮 夏四月李匡威出兵侵雲代壬寅李克用始引

兵還 秋八月李克用北進至天寧軍聞李匡威赫連
鐸將兵八萬寇雲州遣其將李君德發兵於晉陽克用潛
入新城伏兵於神堆擒吐浴津邏騎三百匡威等大驚丙
申君慶以大軍至克用遷入雲州丁酉出擊匡威等大破

之已亥匡威等燒營而遁追至天成軍斬獲不可勝計

九月時溥迫監軍奏稱將士留已冬十月復以溥為
中感化節度朱全忠奏請追溥新命詔諭解之 初洛

磁州留後李存孝與李存信俱為李克用假子不相睦存
信有寵於克用存孝在邢州欲立大功以勝之乃建議取
鎮冀存信從中沮之不特聽許及王鎔圍堯山存孝救之
不克克用以存信為蕃漢馬步都指揮使與存孝共擊之

二人互相猜忌逗留不進克用更遣李嗣勳等擊破之存
信還譖存孝無心擊賊疑與之有私約存孝聞之自以有
功於克用而信任顧不及存信憤怨且懼及禍乃潛結王
鎔及朱全忠上表以三州自歸於朝廷乞賜旌節及會諸

道兵討克用詔以存孝爲邢洛磁節度使不許會兵

十一月時溥濠州刺史張璠泗州刺史張諫以州附于朱全忠 乙未朱全忠遣其子友裕將兵十萬攻濮州拔之執其刺史邵倫遂令友裕移兵擊時溥

二年春正月時溥遣兵攻宿州刺史郭言戰死 二月

李克用引兵圍邢州王鎔遣牙將王藏海致書解之克用怒斬藏海進兵擊叛賊鎔兵於平山辛巳攻天長鎮旬日不下鎔出兵三萬救之克用逆戰於叱日嶺下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餘衆潰去河東軍無食脯其尸而啗之 時溥求救於朱瑾朱全忠遣其將霍存將騎兵三千軍曹州以備之瑾將兵二萬救徐州存引兵赴之與朱友裕合擊徐

克兵於石佛山下大破之瑾遁歸兗州辛卯徐兵復出存

戰死 李克用進下井陘李存孝將兵救王鎔遂入鎮州

與鎔計事鎔又乞師於朱全忠全忠方與時溥相攻不能

救但遣克用書言鄴下有十萬精兵抑而未進克用復書

言儻嘗屯軍鄴下顛望降臨必欲真決雌雄願角逐於常

山之尾甲午李匡威引兵救鎔敗河東兵於元氏克用引

還邢州鎔犒匡威於棗城輦金帛二十萬以酬之 朱友

裕圍彭城時溥數出兵友裕閉壁不戰朱瑾宵遁友裕不

追都虞候朱友恭以書譖友裕於全忠全忠怒驛書下都

指揮使龐師古使之將且按其事書誤達於友裕友裕

大懼以二千騎逃入山中潛詣碭山匿於伯父全昱之所

全忠夫人張氏聞之使友裕單騎詣汴州見全忠泣涕拜
伏於庭全忠命左右捽抑將斬之夫人趨就抱之泣曰汝
捨兵衆束身歸罪無異志明矣全忠悟而捨之使權知許
州友恭壽春人李彥威也幼爲全忠家僮全忠養以爲子
張夫人碭山人多智略全忠敬憚之雖軍府事時與之謀
議或將兵出至中途夫人以爲不可遣一介召之全忠立
爲之返龐師古攻佛山寨拔之自是徐兵不敢出李匡
威之救王鎰也將發幽州家人會別弟匡籌之妻美匡威
醉而淫之三月匡威自鎮州還至博野匡籌據軍府自稱
留後以符追行營兵匡威衆潰歸但與親近留深州進退
無所之遣判官李拘具入奏請歸京師京師屢更大亂

匡威來坊市人恐曰金頭王來圖社稷士民或竄匿山谷

王鎰德其以已故致失地迎歸鎮州爲築第公事之

夏四月泚軍攻徐州累月不克通事官張濤以書白朱全
忠云進兵時日非良故無功全忠以爲然敬翔曰今攻城
累月所費甚多徐人已困旦夕且下使將士聞此言則懈
於攻取矣全忠乃焚其書燹未全忠自將如徐州戊子龐
師古拔彭城時溥舉族登鸞子樓自焚死己丑全忠入彭
城以宋州刺史張廷範知感化留後奏乞朝廷除文臣爲
節度使李匡威在鎮州爲王鎰完城塹繕甲兵訓士卒
視之如子匡威以鎰年少且樂真定土風潛謀奪之李抱
真自京師還爲之畫策陰以恩施悅其將士王氏在鎮久

鎮人愛之不徇臣威臣威忌曰鎔就第弔之臣威素服袁甲伏兵劫之鎔趨抱臣威曰鎔爲晉人所困幾亡矣賴公以有今日公欲得四州此固鎔之願也不若與公共歸府以位讓公則將士莫之拒矣臣威以爲然與鎔駢馬陳兵入府會大風雷雨屋瓦皆振臣威入東偏門鎮之親軍閉之有屠者墨君和自缺垣躍出拳毆臣威甲士挾鎔於馬上召之登屋鎮人旣得鎔攻臣威殺之并其族黨鎔時年十七體疎瘦爲君和所挾頸痛頭偏者累日李匡壽奏鎔殺其兄請舉兵復寃詔不許 幽州將劉仁恭將兵戍蔚州過期未代士卒思歸會李匡壽立成卒奉仁恭爲帥還攻幽州至居庸關爲府兵所敗仁恭奔河東李克用厚待

之 六月李匡壽出兵攻王鎔之樂壽武彊以報殺臣

威之恥 秋七月王鎔遣兵救邢州李克用敗之於平

山王申進擊鎮州鎔懼請以兵糧二十萬助攻邢州克用

許之克用治兵於樂城合鎔兵三萬進屯任縣李存信屯

琉璃陂 八月朱全忠命龐師古移兵攻兗州與朱瑾

戰屢破之 九月李存孝夜犯李存信營虜奉誠軍使

孫考老李克用自引兵攻邢州掘塹築壘環之存孝時出

兵突擊塹壘不能成河東牙將袁奉簡密使人謂存孝曰

大王惟俟塹成卽歸晉陽尚書所憚者獨大王耳諸將非

尚書敵也大王若歸咫尺之塹安能沮尚書之鋒銳邪存

孝以爲然按兵不出旬日塹壘成飛走不能越存孝由是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八 二四

遂窮汴將鄧季筠從克用攻邢州輕騎逃歸朱全忠大喜
使將親軍 十二月汴將葛從周攻齊州刺史朱威朱
瑄朱瑾引兵救之

乾寧元年春正月以李匡壽爲盧龍節度使 二月朱

全忠自將擊朱瑄軍于魚山瑄與朱瑾合兵攻之克鄆兵
大敗死者萬餘人 三月邢州城中食盡甲申李存孝

登城謂李克用曰兒蒙王恩得富貴苟非困於讒慝安肯
捨父子而從仇讎乎願一見王死不恨兄用使劉夫人視
之夫人引存孝出見克用存孝泥首謝罪曰兒粗立微勞
存信逼見失圖至此克用叱之曰汝遺朱全忠王鏐書毀
我萬端亦存信教汝乎囚之歸于晉陽車裂於牙門存孝

驍勇克用軍中皆莫及常將騎兵爲先鋒所向無敵身被

重鎧腰弓髀架獨舞鐵槌陷陣萬人辟易每以二馬自隨

馬稍乏就陳中易之出入如飛克用惜其才意臨刑諸將

必爲之請因而釋之旣而諸將疾其能竟無一人言者旣

死克用爲之不視事者旬日私恨諸將而於李存信竟無

所譴又有薛阿檀者其勇與存孝相伴諸將疾之常不得

志密與存孝通存孝誅恐事泄遂自殺自是克用兵執力浸

弱而朱全忠獨盛矣克用表馬師素爲邢洛節度使

夏五月朱瑄朱瑾求救刀河東李克用遣騎將安福順及

弟福慶福遷督精騎五百假道於魏度河應之六月李克

用大破吐谷渾殺赫連鐸擒白義誠 秋八月昭義節

道 昭義節度使 昭義節度使 昭義節度使

度使康君立詣晉陽謁李克用克用會諸將飲博酒酣克用語及李存孝流涕不已君立素與李存信善一言忤旨克用拔劍斫之囚於馬步司九月庚申朔出之君立已死克用表雲州刺史薛志誠為昭義留後 冬十月劉仁恭數因蓋寓獻策於李克用願得兵萬人取幽州克用方攻邢州分兵數千欲納仁恭於幽州不克李匡壽益驕數侵河東之境克用怒十一月大舉兵攻匡壽拔武州進圍新州 十二月李匡壽遣大將將步騎數萬救新州李克用選精兵逆戰於段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將校三百人以練紆之狗於城下是夕新州降辛亥進攻偽州壬子匡壽復發兵出居庸關克用使精騎當其前必疲之

遣步將李存審自佗道出其背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殺獲萬計甲寅李匡壽挈其族奔滄州義昌節度使盧彥威利其輜重妓妾遣兵攻之於景城殺之盡俘其眾存審本姓齊宛丘人克用養以為子丙辰克用進軍幽州其大將請降匡壽素暗懦初據軍府兄匡威聞之謂諸將曰兄失弟得不出吾家亦復何恨但惜匡壽才短不能保守得及二年幸矣

二年春正月幽州軍民數萬以麾蓋歌鼓迎李克用入府舍克用命符存審劉仁恭將兵略定巡屬 癸未朱全忠遣其將朱友恭圍兗州朱瑄自鄆以兵糧救之友恭設伏敗之於高梧盡奪其餉擒河東將安福順安福慶 二

月李克用表劉仁恭為盧龍留後留兵戍之壬子還晉陽
 媯州人高思繼兄弟有武幹為燕人所服克用皆以為都
 將分掌幽州兵部下士卒皆山北之豪也仁恭憚之久之
 河東兵戍幽州者暴橫思繼兄弟以法裁之所誅殺甚多
 克用怒以讓仁恭仁恭訴稱高氏兄弟所為克用俱殺之
 仁恭欲收燕人心復引其諸子置帳下厚燕之 三月
 加王鎰兼侍中 夏六月辛卯以前均州刺史孔緯繡州
 司戶張濬竝為太子賓客壬辰以緯為吏部尚書復其階
 爵癸巳以張濬為兵部尚書諸道租庸使 九月朱全
 忠自將擊朱瑄戰於梁山瑄敗走還鄆 冬十月朱全
 忠遣都將葛從周擊兗州自以大軍繼之癸卯圍兗州

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薨軍中推其子節度副使郃為留

十一月齊州刺史朱瓊舉州降於朱全忠瓊瑾之從

父兄也 朱瑄遣其將賀瓌柳存及河東將何懷寶將兵

萬餘人襲曹州以解兗州之圍瓌濮陽人也丁卯全忠自

中都引兵夜追之比明至鉅野南及之屠殺殆盡生擒瓌

存懷寶俘士卒三千餘人是日晡後大風沙塵晦冥全忠

曰此殺人未足耳下令所得之俘盡殺之庚午縛瓌等徇

於兗州城下謂朱瑾曰卿兄已敗何不早降 朱瑾偽遣

使請降於朱全忠全忠自就延壽門下與瑾語瑾曰欲送

符印願使兄瓊來領之辛巳全忠使瓊往瑾立馬橋上伏

驍果董懷進於橋下瓊至懷進突出擒之以入須臾擲首

城外全忠乃引兵還以瓊弟玘爲齊州防禦使殺柳存何懷寶聞賀瓌名釋而用之 朱全忠之去兗州也留葛從周將兵守之朱瑾閉城不復出從周將還乃揚言天平河東救兵至引兵西北邀之夜半潛歸故寨瑾以從周精兵悉出果出兵攻寨從周突出奮擊殺千餘人擒其都將孫漢筠而還 朱瑄朱瑾屢爲朱全忠所攻民失耕稼財力俱弊告急於河東李克用遣其大將史儼李承嗣將數十騎假道于魏以救之

三年春閏正月李克用遣蕃漢都指揮使李存信將萬騎假道于魏以救兗鄆軍于莘縣朱全忠使人謂羅弘信曰克用志吞河朔師還之日貴道可憂存信戡衆不嚴侵暴

魏人存信怒發兵三萬夜襲之弘信軍潰退保洛州喪士卒什二三委棄資糧兵械萬數史儼李承嗣之軍隔絕不得還弘信自是與河東絕專志於汴全忠方圖克鄆畏弘信議其後弘信每有贈遺全忠必對使者北向拜授之曰六兄於予倍年以長固非諸鄰之比弘信信之全忠以是得專意東方 二月朱全忠薦兵部尚書張濬上欲復相之李克用表請發兵擊全忠且言濬朝爲相臣則夕至闕廷京師震懼上下詔和解之 三月朱全忠遣龐師古將兵伐鄆州敗鄆兵於馬頰遂抵其城下 夏四月李克用擊羅弘信攻汧水殺魏兵萬餘進攻魏州 五月李克用攻魏博侵掠徧六州朱全忠召葛從周於鄆州

使將兵營汨水以救魏博留龐師古攻鄆州 六月克
用引兵擊從周汴人多鑿坎於陳前戰方酣克用之子鐵
林指揮使落落馬遇坎而躓汴人生擒之克用自往救之
馬亦躓幾為汴人所獲克用顧射汴將一人斃之乃得免
克用請修好以贖落落全忠不許以襲羅弘信使殺之克
用引軍還葛從周自汨水引兵濟河屯于楊劉復擊鄆及
兗鄆河東之兵戰于故樂亭破之兗鄆屬城皆為汴人所
據屢求救於李克用克用發兵赴之為羅弘信所拒不得
前兗鄆由是不振 秋九月河東將李存信攻臨清敗
汴將葛從周於宗城北乘勝至魏州北門 冬十月李
克用自將攻魏州敗魏兵於白龍潭追至觀音門朱全忠

復遣葛從周救之屯於汨水全忠以大軍繼之克用乃還

十一月朱全忠還天梁復遣葛從周東會龐師古攻
鄆州

四年春正月龐師古葛從周併兵攻鄆州朱瑄兵少食盡
不復出戰但引水為深壕以自固辛卯師古等營於水西
南命為浮梁辛巳潛決壕水丙申浮梁成師古夜以中軍
先濟瑄聞之棄城奔中都葛從周逐之野人執瑄及妻子
以獻 朱全忠入鄆州以龐師古為天平留後朱瑾留大
將康懷真守兗州與河東將史儼李承嗣掠徐州之境以
給軍食全忠聞之遣葛從周將兵襲兗州懷真聞鄆州已
失守汴兵奄至遂降二月戊申從周入兗州獲瑾妻子朱

瑾還無所歸帥其眾趨汴州刺史尹處賓不納走保海州
為汴兵所逼與史儼李承嗣擁州民度淮犇楊行密行密
逆之於高郵表瑾留武寧節度使全忠納瑾之妻引兵還
張夫人逆於封丘全忠以得瑾妻告之夫人請見之瑾妻
拜夫人答拜且泣曰克鄆與司空同姓約為兄弟以小故
恨望起兵相攻使吾妣辱於此它日汴州失守吾亦如吾
妣之今日乎全忠乃送瑾妻於佛寺為尼斬朱瑄於汴橋
於是鄆齊曹棣兗沂密徐宿陳許鄭滑濮皆入于全忠惟
王師範保淄青一道亦服於全忠李存信在魏州聞克鄆
皆陷引兵還淮南舊善水戰不知騎射及得河東兗鄆兵
軍聲大振史儼李承嗣皆河東將李克用深惜之遣使

間道詣楊行密請之行密許之亦遣使詣克用修好

李克用取幽州表劉仁恭為節度使留戍兵及腹心將十

人典其機要租賦供軍之外悉輸晉陽及上幸華州克用

徵兵於仁恭又遣成德節度使王鎔義武節度使王郜書

欲與之共定關中奉天子還長安仁恭辭以契丹入寇須

兵扞禦俟虜退然後承命克用屢趣之使者相繼數月兵

不出克用移書責之仁恭抵書於地慢罵囚其使者欲殺

河東戍將戍將遁逃獲免克用大怒八月自將擊仁恭

秋九月丁丑李克用至安塞軍辛巳攻之幽州將單可

及引騎兵至克用方飲酒前鋒白賊至矣克用醉曰仁恭

何在對曰但見可及輩克用曠目曰可及輩何足為敵敵

命擊之是日大霧不辨人物幽州將楊師侃伏兵於木瓜澗河東兵大敗死亡大半會大風雨震電幽州兵解去克用醒而後知敗責大將李存信等曰吾以醉廢事汝曹何不力爭冬十月劉仁恭奏稱李克用無故稱兵見討本道大破其黨于木瓜澗請自爲統帥以討克用詔不許又遣朱全忠書全忠奏加仁恭同平章事朝廷從之仁恭又遣使謝克用陳去就不自安之意克用復書略曰今公伏鉞控兵理民立法擢士則欲其報德選將則望彼庸兒已尚不然人何足信僕料猜防出於骨肉嫌忌生於屏帷持干將而不敢授人捧盟盤而何詞著誓

光化元年春三日義昌節度使盧彥威性殘虐又不禮於

鄰道與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爭鹽利仁恭遣其子守文

兵襲滄州彥威棄城挈家奔魏州羅弘信不納乃奔汴州

仁恭遂取滄景德三州以守文爲義昌留後仁恭兵勢益

盛自謂得天助有併吞河朔之志爲守文請旌節朝廷未

許會中使至范陽仁恭語之曰旌節吾自有之但欲得長

安本色耳何爲累章見拒爲吾言之其悖慢如此朱全忠

與劉仁恭修好會魏博兵擊李克用夏四月丁未全忠至

鉅鹿城下敗河東兵萬餘人逐北至青山口丁未朱全

忠遣葛從周分兵攻洛州戊辰拔之斬刺史邢善益

夏五月葛從周攻邢州刺史馬師素棄城走辛未磁州刺

史袁奉滔自剄全忠以從周爲昭義留後守邢洛磁三州

而還 秋八月上欲藩鎮相與輯睦以太子賓客張玄
 孚為河東汴州宣慰使賜李克用朱全忠詔又令宰相與
 之書使之和解克用欲奉詔而恥於先自屈乃致書三鎔
 使通於全忠全忠不從 九月魏博節度使羅弘信薨
 軍中推其子節度副使紹威知留後 冬十月李克用
 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步騎三萬出青山將復山東三
 州壬寅進攻邢州葛從周出戰大破之嗣昭等引兵退
 青山從周追之將扼其歸路步兵自着嗣昭不能制會獲
 衝都將李嗣源以所部兵至謂嗣昭曰吾輩亦去則勢不
 可支矣我試為公擊之嗣昭曰善我請從公後嗣源乃
 鞍馬鐵臨高布陳左右指畫邢人莫之測嗣源直前

嗣昭繼之從周乃退德威馬邑人也 以羅紹威知魏博
 留後 十一月以魏博留後羅紹威為節度使 十二
 月昭義節度使薛志勤薨旬日無帥李罕之引澤州兵
 夜入潞州據之以狀白克用曰薛鐵山死州民無主慮不
 逞者為變故罕之專命鎮撫取王裁首克用恐遣人讓之
 罕之遂遣其子顯請降于朱全忠克用遣李嗣昭將兵討
 之

二年春正月朱全忠表李罕之為昭義節度使 劉仁恭
 發幽滄等十二州兵十萬欲兼河朔攻貝州拔之城中萬
 餘戶盡屠之投尸清水由是諸城各堅守不下 恭遣于
 魏州營于城北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

三月朱全忠遣其將李思安張存敬將兵救魏博屯于六黃癸卯全忠以中軍軍于滑州劉仁恭謂其子守文曰汝勇十倍於思安當先虜鼠輩後擒紹威耳乃遣守文及其妹婿單可及將精兵五萬擊思安於內黃丁未思安使其將袁象先伏兵於清水之右思安逆戰於繁陽陽不勝而却守文逐之及內黃之北思安勒兵還戰伏兵發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斬可及殺獲三萬人守文僅以身免可及幽州驍將號單無敵燕軍失之喪氣思安陳留人也時葛從周自邢州將精騎八百已入魏州戊申仁恭攻上水關館陶門從周與宣義牙將智德倫出戰顧門者曰前有大敵不可返顧命闔其扉從周等殊死戰仁恭復大敗擒其將

天厥王郃郎明日汴魏乘勝合兵擊仁恭破其八寨仁父子燒營而遁汴魏之人長驅追之至臨清擁其衆入汴濟渠殺溺不可勝紀鎮人亦出兵邀擊於東境自魏至滄五百里間僵尸相枕仁恭自是不振而全忠益橫矣德倫河西胡人也劉仁恭之攻魏州也羅紹威遣使修好於河東且求救壬午李克用遣李嗣昭將兵救之會仁恭已為汴兵所敗紹威復與河東絕嗣昭引還葛從周乘破幽州之勢自土門攻河東拔承天軍別將尉氏叔琮自馬嶺入拔遼州樂平進軍榆次李克用遣內牙軍副周德威擊之叔琮有驍將陳章號陳夜叉為前鋒請於叔琮曰河東所恃者周楊五請擒之求一州為賞克用聞之以戒德

威德威曰彼大言耳戰于洞渦德威微服往挑戰謂其屬曰汝見陳夜叉即走章果逐之德威奮鐵搗擊之墜馬生擒以獻因擊叔琮大破之斬首三千級叔琮棄營走德威追之出石會關又斬千餘級從周亦引還 丁巳朱全忠遣河陽節度使丁會攻澤州下之 夏五月李克用遣

番漢馬步都指揮使李君慶將兵攻李罕之已亥圍潞州朱全忠出屯河陽辛丑遣其將張存敬救之壬寅又遣丁會將兵繼之大破河東兵君慶解圍去克用誅君慶及其將伊審李弘讓以李嗣昭為蕃漢馬步都指揮使代之以潞州 六月乙丑李罕之疾亟丁卯全忠表罕之為河陽節度使以丁會為昭義節度使未幾又以其將張歸

霸守邢州遣葛從周代會守潞州 丁丑李罕之薨於懷州 秋七月朱全忠召葛從周於潞州使賀德倫守之 八月丙寅李嗣昭引兵至潞州城下分兵攻澤州已巳汴將劉玘棄澤州走河東兵進拔天井關以李存璋為澤州刺史賀德倫守城不出李嗣昭日以鐵騎環其城捕芻牧者附城三十里禾黍皆刈之乙酉德倫等棄城宵遁趣壺關河東將李存審伏兵邀擊之殺獲甚眾葛從周以援兵至聞德倫等已敗乃還

三年夏四月朱全忠遣葛從周帥兗鄆滑魏四鎮兵十萬擊劉仁恭五月仁恭遣使卑辭厚禮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周德威將五千騎出黃澤攻邢洛以救之 六月劉

通鑑卷之三十一 卷三十一
仁恭將幽州兵五萬救滄州營於乾寧軍葛從周將精兵
逆戰於老鷓隄大破仁恭斬首三萬級仁恭走保瓦橋秋
七月李克用復遣都指揮使李嗣昭將兵五萬攻邢洛以
救仁恭敗汴軍於內丘王鎔遣使和解幽汴會又雨朱全
忠召從周還 八月李嗣昭又敗汴軍于沙門河攻洛
州乙丑朱全忠引兵救之未至嗣昭拔洛州擒刺史朱紹
宗全忠命葛從周將兵擊嗣昭 九月葛從周自鄴縣
度漳水營於黃龍鎮朱全忠自將中軍三萬涉洺水置營
李嗣昭棄城走從周設伏於青山口邀擊大破之 朱全
忠以王鎔與李克用交通移兵伐之下臨城踰漳沱攻鎮
州南門焚其闕城全忠自至元氏鎔懼遣判官周式詣全

忠請和全忠盛怒謂式曰僕屢以書論王公竟不之聽今
兵已至此期於無捨式曰鎮州密通太原因於侵暴四鄰
各自保莫相救恤王公與之連和乃爲百姓故也今明公
果能爲人除害則天下誰不聽命豈惟鎮州明公爲唐相
文當示禮義以成霸業若但窮威武則鎮州雖小城堅食
足明公雖有十萬之衆未易攻也况王氏秉旄五代時推
忠孝人人欲爲之死庸可冀乎全忠笑攬式袂延之帳中
曰與公戲耳乃遣客將開封劉捍入見鎔鎔以其子節度
副使昭祚及大將子弟爲質以文繪二十萬犒軍全忠引
還以女妻昭祚成德判官張澤言於王鎔曰河東勅敵也
今雖有朱氏之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乎彼幽滄

易定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兼服之使河北諸鎮合而爲一則可以制河東矣鎔復遣周式往說全忠全忠喜遣張存敬會魏博兵擊劉仁恭甲寅拔瀛州冬十月丙辰拔景州執刺史劉仁霸辛酉拔莫州張存敬攻劉仁恭下二十城將自瓦橋趣幽州道濶不能進乃引兵西攻易定辛巳拔祁州殺刺史楊約張存敬攻定州義武節度使王郛遣後院都知兵馬使王處直將兵數萬拒之處直請依城爲柵俟其師老而擊之孔目官梁汶曰昔幽鎮合兵三十萬攻我于時我軍不滿五千一戰敗之今存敬兵不過三萬我軍十倍於昔奈何示怯欲依城自固乎郛乃遣處直逆戰于沙河易定兵大敗死者過半餘衆擁處直

奔還甲申王郛棄城奔晉陽軍中推處直爲留後存敬進圍定州丙申朱全忠至城下處直登城呼曰本道事朝廷盡忠於公未嘗相犯何爲見攻全忠曰何故附河東對曰吾兄與晉王同時立勳封疆密邇且昏姻也修好往來乃常理耳請從茲改圖全忠許之乃歸罪於梁汶而族之以謝全忠以緡帛十萬犒師全忠乃還仍爲處直表求節鉞處直處存之母弟也劉仁恭遣其子守光將兵救定州軍於易水之上全忠遣張存敬襲之殺六萬餘人由是河北諸鎮皆服於全忠先是王郛告急於河東李克用遣李嗣昭將步騎三萬下太行攻懷州拔之進攻河陽河陽留後侯言不意甚至狼狽失據嗣昭壞其羊馬城會佑國軍將

閻寶引兵救之力戰於壕外河東兵乃退寶鄆州人也
天復元年春正月朱全忠既服河北欲先取河中以制河
東巳亥召諸將謂曰王珂駑材恃太原自驕太吾今繼長
竄之腰諸君爲我一繩縛之庚子遣張存敬將兵三萬
自汜水度河出含山路以襲之全忠以中軍繼其後戊申
存敬至絳州晉絳不意其至皆無守備庚戌絳州刺史陶
建釗降之壬子晉州刺史張漢瑜降之全忠遣其將侯言
守晉州何緡守絳州屯兵二萬以扼河東援兵之路朝廷
恐全忠西入關急賜詔和解之全忠不從珂道間使告急
於李克用道路相繼克用以汴人先據晉絳兵不從進珂
妻遣克用書曰兒旦暮爲俘虜天人何忍不救克用報曰

今賊兵塞晉絳衆寡不敵進則與汝兩亡不若與王郎舉
族歸朝珂又遣李茂貞書言天子新反正詔藩鎮無得相
攻同獎王室今朱公不顧詔命首與兵相加其心可見河
中若亡則同華邠岐俱不自保天子神器拱手授人其勢
必然矣公宜亟帥關中諸鎮兵固守潼關赴救河中僕自
知不武願於公西偏授一小鎮此地請公有之關中安危
國祚脩短繫公此舉願審思之茂貞人無遠圖不報

二月甲寅朔河東將李嗣昭攻澤州拔之乙卯張存敬引
兵發晉州巳未至河中遂圍之王珂勢窮將犇京師而人
心離貳會浮梁壞流澌塞河舟行甚難珂望其族數百人
欲夜登舟親諭守城者皆不應牙將劉訓曰今人情擾擾

若夜出涉河必爭舟紛亂一夫作難事不可知不若且送款存敬徐圖向背珂從之壬戌珂植白幡於城隅遣使以牌印請降於存敬存敬請開城珂曰吾於朱公有家世事分請公退舍俟朱公至吾自以城投之存敬從之且走白全忠乙丑全忠至洛陽聞之喜馳往赴之戊辰至虞卿先哭於重榮之墓盡哀河中人皆悅珂欲面縛牽羊出迎全忠遽使止之曰大師舅之恩何可忘若郎君如此使僕異日何以見舅於九泉乃以常禮出迎握手歔歔聯轡入賊全忠表張存敬爲護國軍留後王珂舉族遷于大梁其後全忠遣珂入朝遣人殺之於華州全忠聞張夫人疾亟遽自河中東歸李克用遣使以重幣請修好於全忠全忠雖

遣使報之而忿其書辭蹇傲決欲攻之加幽州節度使

劉仁恭魏博節度使羅紹威竝兼侍中三月癸未朔

朱全忠至大梁癸卯遣宿州刺史氏叔琮等將兵五

萬攻李克用入自太行魏博都將張文恭入自磁州新口

葛從周以兗鄆兵會成德兵入自土門洛州刺史張歸厚

入自馬嶺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入自飛狐權知晉州侯言

以慈隰晉絳兵入自陰地叔琮入天井關進軍昂車辛亥

沁州刺史蔡訓以城降河東都將蓋璋詣侯言降卽令權

知沁州壬子叔琮拔澤州刺史李存璋棄城走叔琮進攻

潞州昭義節度使孟遷降之河東屯將李審建王周將步

軍一萬騎二千詣叔琮降叔琮進趣晉陽夏四月乙卯叔

琮出石會關營於洞渦驛張歸厚引兵至遼州丁巳遼州
 刺史張鄂降別將白奉國會成德兵自井陘入己未拔承
 天軍與叔琮烽火相應 氏叔琮等引兵抵晉陽城下數
 挑戰城中大恐李克用登城備禦不遑飲食時大雨積旬
 城多頽壞隨加完補河東將李嗣昭李嗣源鑿暗門夜出
 攻汴壘屢有殺獲李存進敗汴軍於洞渦時汴軍旣衆芻
 糧不給久雨士卒瘡痍全忠乃召兵還五月叔琮等白石
 會關歸諸道軍亦退河東將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騎五千
 躡之殺獲甚衆先是汾州刺史李瑋舉州附於汴軍克用
 遣其將李存審攻之三日而拔執瑋斬之氏叔琮過上黨
 孟遷挈族隨之南徙朱全忠遣丁會代 州 六月李

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兵出陰地關攻隰州刺史
 唐禮降之進攻慈州刺史張瓌降之

二年春正月河東將李嗣昭周德威攻慈隰 朱全忠聞
 有河東兵二月戊寅朔旋軍河中李嗣昭等攻慈隰下之
 進逼晉絳己丑全忠遣兄子友寧將兵會晉州刺史氏叔
 琮擊之李嗣昭等襲取絳州汴將康懷英復取之嗣昭等
 屯蒲縣乙未汴軍十萬營于蒲南叔琮夜帥衆斷其歸路
 而攻其壘破之殺獲萬餘人己亥全忠自河中赴之乙巳
 至晉州 三月戊午氏叔琮朱友寧進攻李嗣昭周德
 威營時汴軍橫陳十里而河東軍不過數萬深入敵境眾
 心恐懼德威出戰而敗密令嗣昭以後軍先去德威尋引

騎兵亦退叔琮友寧長驅乘之河東驚潰擒克用子廷鸞
兵仗輜重委棄殆盡朱全忠令叔琮友寧乘勝遂攻河東
李克用聞嗣昭等敗遣李存信以親兵逆之至清源遇汴
軍存信走還晉陽汴軍取慈隰汾三州辛酉汴軍圍晉陽
營于晉祠攻其西門周德威李嗣昭收餘眾依西山得還
城中兵未集叔琮攻城甚急每行圍褰衣博帶以示閑暇
克用晝夜乘城不得寢食召諸將議走保雲州李嗣昭李
嗣源周德威曰兒輩在此必能固守王勿爲此謀搖人心
李存信曰關東河北皆受制於朱溫我兵寡地蹙守此孤
城彼築壘穿塹環之以積久制我我飛走無路坐待困斃
耳今事勢已急不若且入北虜徐圖進取嗣昭力爭之克

用不能決劉夫人言於克用曰存信北川牧羊兒耳安知
遠慮王常笑王行瑜輕去其城死於人手今日反效之耶
且王昔居達鞞幾不自免賴朝廷多事乃得復歸今一足
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可得至耶克用乃止居數日潰兵
復集軍府浸安克用弟克寧爲忻州刺史聞汴寇至中塗
復還晉陽曰此城吾死所也去將何之衆心乃定壬戌朱
全忠還河中遣朱友寧將兵西擊李茂貞軍于興平武功
之間李嗣昭李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氏叔琮營斬首捕
虜汴軍驚擾備禦不暇會天疫丁卯叔琮引兵還嗣昭與
周德威將兵追之及石會關叔琮留數馬及旌旗於高崗
之巔嗣昭等以爲有伏兵乃引去復取慈隰汾三州自是

克用不敢與全忠爭者果年克用以使引洛幕府曰不貯軍食何以聚眾不置兵甲何以克敵不修城池何以扞禦利害之間請垂議度掌書記李襲吉獻議略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彊不由眾寡人歸有德神固害盈聚歛寧有盜臣苛政如有猛虎所以鹿臺將散周武以興齊庫既焚晏嬰入賀又曰伏以變法不若養人改作寧如舊晉韓建蓄財無數首事朱温王珂變法如麻一朝降賊中山城非不峻蔡上兵非不多前事甚明可以為戒且霸國無貧主懦將無弱兵伏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理者選文吏錢穀有句刑法有律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迎密多正則人無譖謗之憂順

天時而絕欺誣敬鬼神不禁淫祀則不求富而國富不求

安而自安外破元凶內康疲俗名高五霸道冠八心至於

索問閭定間架增趨槩檢田疇開國建邦恐未為切克用

親軍皆沙陀雜虜喜侵暴良民河東其苦之其丁存勗以

為言克用曰此輩從吾攻戰數十年比者帑空虛軍

賣馬以自給今四方諸侯皆重賞以募士我右急之則彼

皆散去矣吾安與同保此乎俟天下稍平更清治之耳

存勗幼警言給有勇略克用為朱全忠所困封疆日蹙憂形

於色存勗進言曰物不極則不返惡不極則不亡朱氏恃

其詐力窮凶極暴吞滅四鄰人怨神怒今又攻逼乘輿窺

覲神器此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代龍衣忠貞勢窮力屈無

所愧心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終奈何輕爲澄喪使羣
下失望乎克用悅卽命酒奏樂而罷

朱温取淄青

唐昭宗天復三年春正月平盧節度使王師範頗好學以
忠義自許爲治有聲迹朱全忠圍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

藩鎮兵入援乘輿師範見之泣下霑衿曰吾屬爲帝室藩

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各擁彊兵但自衛乎會張濟

自長水亦遣之書勸進本義兵師範曰張公言正會吾意夫

復何疑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

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爲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以小車

入汴徐兗鄆齊沂河南孟滑河中陝號華等州期以同日

俱發討全忠適諸州者多事泄被擒獨行軍司馬劉鄩取

兗州時泰寧節度使葛從周悉將其兵屯邢州鄩先遣人

爲販油者入城訶其虛實及兵所從入丙午鄩將精兵五

百夜自水竇入比明軍城悉定市人皆不知鄩據府舍拜

從周毋每旦自謁待其妻子甚有恩禮子弟職掌供億如

故是日青州牙將張居厚帥壯士二百將小車至華州東

城知州事婁敬思疑其有異剖視之其徒大呼殺敬思攻

西城崔胤在華州帥衆拒之不克走至商州追獲之全忠

留節度判官裴迪守大梁師範遣走卒齎書至大梁迪問

以東方事走卒色動迪察其有變又屏人問之走卒具以實

告迪不暇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揮使朱友寧將兵萬餘

人東巡兗鄆友寧力召葛從周於邢州共攻師範全忠周變亦分兵先歸使友寧并將之 王師範遣使以起兵告李

克用克用貽書褒賞之河 張承業亦勸克用發兵救鳳翔克用攻晉 駕東歸乃罷 二月戊午朱全

忠至大梁王師範弟師魯圍齊州朱友寧引兵擊走之師範遣兵益劉鄩軍友寧擊取之由是兗州援絕葛從周引

兵圍之友寧進攻青州戊辰全忠引四鎮及魏博兵十萬繼之 夏四月王師範求救於淮南乙未楊行密遣其

將王茂章以步騎七千救之又遣別將將兵數萬攻宿州全忠遣其將康懷英救宿州淮南兵遁去 五月朱友

寧 師魯 三月餘不拔朱全忠怒遣使將劉瑄往督之瑄至友寧驅民丁十餘萬負木石牽牛驢詣城南築土山既至

井人畜大石排而梁之甃號聲聞數十里俄而城陷盡屠之進拔臨淄抵青州城下遣別將攻登萊淮南將王茂章

會王師範弟萊州刺史師誨攻密州拔之斬其刺史劉康又以淮海鄆張訓為刺史六月乙亥亦兵拔登州

師範 師魯 登萊兵拒朱友寧於石樓為兩柵丙子夜友寧擊登州柵柵中告急師範趣茂章出戰茂章按兵不動友寧

破登州柵進攻萊州柵比明茂章度其兵已疲乃與師範合兵出戰大破之友寧旁自峻阜馳騎赴敵馬仆青州將

張士臬斬之傳首淮南兩鎮兵遂北至米河俘斬萬計魏博之兵殆盡全忠聞友寧死自將兵二十萬晝夜兼行赴

之秋七月壬子至臨朐命諸將攻胥州王師範出戰汴兵大破之王茂章閉壘示怯伺汴兵稍解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高望見之問降者知爲茂章歎曰使吾得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也至晡汴兵乃退茂章度衆寡不敵是夕引軍還全忠遣曹州刺史楊師厚追之及於輔唐茂章命先鋒指揮使李虔裕將五百騎爲殿虔裕殊死戰師厚擒而殺之師厚潁州人也張訓聞茂章去謂諸將曰汴人將至何以禦之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訓曰不可封府庫植旗幟於城上遣羸弱居前自以精兵殿其後而去全忠遣左踏白指揮使王檀攻密州旣至望旗幟數日乃敢入城見府庫城邑皆完遂

不復追訓全軍而還全忠以檀爲密州刺史 八月戊

辰朔朱全忠留齊州刺史楊師厚攻青州身歸大梁 楊

師厚屯臨朐聲言將之密州留輜重於臨朐九月癸卯王

師範出兵攻臨朐師厚伏兵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獲師

範弟師克明日萊州兵五千救青州師厚邀擊之殺獲殆

盡遂徙寨抵其城下 戊午王師範遣副使李嗣業及弟

師悅請降於楊師厚王師範非敢背德韓全誨李茂貞以

朱書御札使之舉兵師範不敢違仍請以其弟師魯爲質

時朱全忠聞李茂貞楊崇本將起兵逼京畿恐其復劫天

子西去欲迎車駕都洛陽乃受師範降選諸將使守登萊

淄棣等州卽以師範權淄青留後師範仍言先遣行軍司

馬劉鄩將兵五千據兗州非其自專願釋其罪亦遣使語鄩 葛從周攻兗州劉鄩使從周毋乘板輿登城謂從周曰劉將軍事我不異於汝新婦輩皆安居人各為其主汝可察之從周歔歔而退攻城為之緩鄩來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扞敵號命整肅兵不為暴民皆安堵久之外援既絕節度副使王彥溫踰城出降城上卒多從之不可遏鄩遣人從容語彥溫曰軍士非素遣者勿多與之俱又遣人徇於城上曰軍士非素遣從副使而敢擅往者族之士卒皆惶惑不敢出敵人果疑彥溫斬之城下由是眾心益固及注師軌刀屈從周以禍福諭之鄩曰受王公命守此城一旦

見王公失勢不俟其命而降非所以事上也及師範使者至丁丑始出降從周為具衣裝送鄩詣大梁鄩曰降將未受梁主寬釋之命安敢乘馬衣裘乎乃素服乘驢至大梁全忠賜之冠帶辭請囚服人見不許全忠慰勞飲之酒辭以量小全忠曰取兗州量何大邪以為元從都押牙是時四鎮將吏皆功臣舊人鄩一旦以降將居其上諸將具軍禮拜於庭鄩坐受自如全忠益奇之未幾表為保大留後葛從周久病全忠以康懷英為泰寧節度使代之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正月庚午朱全忠命李振知青州事代王師範 二月李振至青州王師範舉族西遷至濮陽素服乘驢而進至大梁全忠客之表李振為青州留後

三月庚午以王師範為河陽節度使

朱温篡唐 崔裔誅宦官附

唐昭宗光化三年春二月以吏部尚書崔胤同平章事充
清海節度使 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搏明達

有度量時稱良相上素疾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專
橫崔胤日與上謀去宦官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
疾各結藩鎮為援以相傾奪搏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
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
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願陛下言勿輕
泄以速姦變胤聞之譖搏於上曰王搏姦邪已為道弼輩
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意搏排已愈恨之及出鎮廣州遺

朱全忠書具道搏語令全忠表論之全忠上言胤不可離
輔弼之地搏與敕使相表裏尚危社稷表連上不已上雖
察其情迫於全忠不得已胤至湖南復召還六月以胤為
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搏罷為工部侍郎以道弼監荆
南軍務脩監青州軍戊辰貶搏溪州刺史已巳又貶崖州
司戶道弼長流驩州務脩長流愛州是日皆賜自盡搏死
於藍田驛道弼務脩死於霸橋驛於是胤專制朝政勢震
中外宦官皆側且不勝其憤 初崔胤與上密謀盡誅宦
官及宋道弼景務脩死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忿忿不樂
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
軍中尉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等陰相與謀曰主

上輕佻多變詐難奉事專聽任南司吾輩終懼其禍不若奉太子立之尊主上爲太上皇引岐華兵爲援控制諸藩誰能害我哉十一月上獵苑中因置酒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旦日加辰巳宮門不開季述詣中書白崔胤曰宮中必有變我內臣也得以便宜從事請入視之乃帥禁軍千人破門而入訪問具得其狀出謂胤曰主上所爲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爲社稷大計非不順也胤畏死不敢違庚寅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庭作胤等連名狀請太子監國以示之使署名胤及百官不得已皆署之上在乞巧樓季述仲先伏將士千人於門外與宣武進奉官陳巖等十餘人入請對季述仲先甫登殿將士大

呼突入宣化門至思政殿前途宮人輒殺之上見兵入驚墮牀下起將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宮人走自皇后趨至拜請曰軍容勿驚皇家有事取軍容商量季述等乃出百官狀白上曰陛下厭倦大寶中外羣情願太子監國請陛下保頤東宮上曰昨與卿曹樂飲不覺太過何至於此對曰此非臣等所爲皆南司衆情不可遏也願陛下且之東宮待事小定復迎歸大內耳后曰宅家趣依軍容語卽取傳國寶以授季述宦官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從者纒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搗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銅之遣左軍副使李師虔將兵圍之上動靜輒白季述穴牆

以通飲食凡兵器針刀皆不得入上求錢帛俱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外季述等矯詔令太子監國迎太子入宮辛卯矯詔令太子嗣位更名續以上爲太上皇皇后爲太上皇后甲午太子卽皇帝位更名少陽院曰問安宮季述加百官爵秩與將士皆受優賞欲以求媚於衆殺睦王倚凡宮人左右方士僧道人上所寵信者皆榜殺之每夜殺人晝以十車載尸出一車或止一兩尸欲以立威將殺司天監胡秀林秀林曰軍容幽囚君父更欲多殺無辜乎季述憚其言正而止季述等欲殺崔胤而憚宋全忠但解其度支鹽鐵轉運使而已崔胤密致書全忠使興兵圖返正左僕射致仕張濬在長水

見張全義於洛陽勸之匡復又與諸藩鎮書勸之進士無棣李愚客遊華州上韓建書略曰僕每讀書見君臣父子之際有傷教害義者恨不得肆之市朝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論也僕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往年車輅播遷號泣奉迎累歲供饋再復廟朝義感人心至今誦誅此時事勢尤異前日明公地處要衝位兼將相自宮闈變故已涉旬時若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遲疑未決一朝山東侯伯唱義連衡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其可得乎此必然之勢也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旬浹之間二豎之

首傳於天下計無便於此者建雖不能用厚待之愚堅辭而去朱全忠在定州行營聞亂丁未南還十二月戊辰至大梁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又遣供奉官李奉本以太上皇誥示全忠全忠猶豫未決會僚佐議之或曰朝廷大事非藩鎮所宜預知天平節度副使李振獨曰王室有難此霸者之資也今公爲唐桓文安危所屬季述一宦豎耳乃敢囚廢天子公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立裕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全忠大悟卽囚希度奉本遣振如京師訶事旣還又遣親吏蔣玄暉如京師與崔胤謀之又召程巖赴大梁太子卽位累旬藩鎮表多不至王仲先性苛察素

知左右軍多積弊及爲中尉鉤校軍中財穀得隱沒爲姦者痛捶之急徵所負將士頗不安有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爲左神策指揮使自劉季述等廢立常憤惋不平崔胤譴之遣判官石戩與之遊德昭每酒酣必泣戩知其誠乃密以胤意說之曰自上皇幽閉中外大臣至於行間士卒孰不切齒今反者獨季述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苟狐疑不決則功落宅人之手矣德昭謝曰德昭小校國家大事安敢專之苟相公有命不敢愛死戩以白胤胤割衣帶手書以授之德昭復結右軍清遠都將董彥弼周承誨謀以除夜伏安福門外以俟之

天復元年春正月乙酉朔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門孫德昭擒斬之馳詣少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何后不信曰果爾以其首來德昭獻其首上乃與后毀扉而出崔胤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爲亂挺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并誅其黨三十餘人宦官奉太子匿於左軍獻傳國寶上曰裕幼弱爲凶豎所立非其罪也命還東宮黜爲德王復名裕丙戌以孫德昭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賜姓名李繼昭丁亥崔胤進位司徒胤固辭上寵待胤益厚己丑朱全忠聞季述等誅折程巖足械送京師并劉希度李奉本等皆斬於都市由是益重李振庚

寅以周承誨爲嶺南西道節度使賜姓名李繼誨董彥弼爲寧遠節度使賜姓名李並同平章事與李繼昭俱留宿衛十日乃出還家賞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相癸巳進朱全忠爵東平王丙午敕近年宰臣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旣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撓權亂政自今竝依大中舊制俟宰臣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賜兩軍副使李師虔徐彥孫自盡皆劉季述之黨也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加茂貞守尚書令兼侍中進御岐王劉季述王仲先旣死崔胤陸扆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扆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上猶豫兩日未決李茂貞聞之怒曰崔胤奪軍權

未得已欲翦滅諸侯上召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為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變更不若歸之北司為便上乃謂胤戾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曹勿堅求於是以樞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彥弘為左右中尉全誨亦前鳳翔監軍也又徵前樞密使致仕嚴遵美為兩軍中尉觀軍容處置使遵美曰一軍猶不可為况兩軍乎固辭不起以袁易簡周敦容為樞密使李茂貞辭還鎮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萬年韓偓以為不可胤曰兵自不肯去非留之也偓曰始者何為召之邪胤無以應偓曰留此

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胤不從 夏四月甲

戌上謁太廟丁丑赦天下改元 初楊復恭為中尉借度

支賣麴之利一年以贍兩軍自是不肯復歸至是崔胤草

赦欲抑宦官聽酤者自造麴但月輸權酤錢兩軍先所造

麴起令減價賣之過七月無得復賣 崔胤之罷兩軍賣

麴也并近鎮亦禁之李茂貞惜其利表乞入朝論奏韓全

誨請許之茂貞至京師全誨深與相結崔胤始懼陰厚朱

全忠益甚與茂貞為仇敵矣 上之反正也 中書舍人令

狐渙給事中韓偓皆預其謀故擢為翰林學士數召對訪

以机密渙絢之子也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上

與之從容或至然燭宦官畏之側目事無大小皆咨胤而

後行亂志欲盡除之韓偓屢諫曰事禁大甚此輩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亦亂不從六月丁卯上獨召偓問曰敕使中爲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東內之難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今已失其時矣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爲崔胤言之對曰臣見陛下詔書云自劉季述等四家之外其餘一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然後來所去者已爲不少此其所以怊怊不安也陛下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曰吾恐爾曹謂吾心有所貯自今可無疑矣乃擇其忠厚者使爲之長其徒有善則獎之有罪則懲之咸自安矣今此曹在公私

者以萬數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机巧此机生則彼机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况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爲者矣上深以爲然曰此事終以屬卿
閏六月崔胤請上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宜官屬耳頗聞之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上上乃令胤有事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詞察其事盡得胤密謀上不之覺也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胤時領三司使全誨等教禁軍對上誼譟訐胤減損冬衣上不得已辭胤鹽鐵使時朱全忠卒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

忠欲上幸東都茂貞欲上幸鳳翔亂知謀泄事急遣朱令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昨者返正皆令公良圖而鳳翔先入朝抄取其功今不速來必成罪人豈惟功為它人所有且見征討矣全忠得書秋七月甲寅遽歸大梁發兵 八月甲申上問韓偓曰聞陸房不樂吾返正正旦易服乘小馬出啓夏門有諸對曰返正之謀獨臣與崔胤輩數人知之辰不知也一旦忽聞宮中有變人情能不驚駭易服逃避何妨有之陛下責其為宰相無死難之志則可也至於不樂返正恐出於讒人之口願陛下察之上乃止韓全誨等懼誅謀以兵制上乃與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李繼筠深相結繼昭獨不肯從它日上問韓

偓外問何所聞對曰惟聞敕使憂懼與功臣李繼筠交結將致不安亦未知其果然不耳上曰是不虛矣比日繼誨彥弼輩語漸屈彊令人難安令狐渙欲令朕召崔胤及全誨等於內殿置酒和解之何如對曰如此則彼凶悖益甚上曰為之奈何對曰獨有顯罪數人速加寬逐餘者許其自新庶幾可息若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貯益不自安事終未了耳上曰善既而宦官恃黨援已成稍不遵敕旨上或出之使監軍或點守諸陵皆不行上無如之何 九月癸丑上急召韓偓謂曰聞全忠欲來除君側之惡大是盡忠然須令與茂貞共其功若兩帥交爭則事危矣卿為我語崔胤速飛書兩鎮使相與合謀則善矣壬戌

上又謂偃曰繼誨彥弼輩驕橫益甚累日前與繼筠同入輒於殿東令小兒歌以侑酒令人驚駭對曰臣必知其然茲事失之於初當正旦立功之時但應以官爵田宅金帛肅之不應聽其恣出入禁中此輩素無知識數求入對或妄論朝政或僭易薦人稍有不從則生怨望况惟知嗜利爲敕使以厚利雇之令其如此耳崔胤本留衛兵欲以制敕使也今敕使衛兵相與爲一將若之何沐兵若來必與岐兵鬪於闕下臣竊寒心上但愀然憂沮而已冬十月戊戌朱全忠大舉兵發大梁韓全誨聞朱全忠將至丁酉令李繼誨李彥弼等勤兵劫上請幸鳳翔宮禁諸門皆增兵防守人及文書出入校閱甚嚴上遣人密賜崔胤御札

言皆懷懼未云我爲宗社大計勢須西行卿等但東行也

惆悵惆悵戊戌上遣趙國夫人出語韓偓朝來彥弼輩無

禮極甚欲召卿對其勢未可且言上與皇后但涕泣相向

自是學士不復得對矣癸卯全誨等令上入閣召百官追

寢正日丙午敕書悉如咸通以來近例是日開延英全誨

等卽侍側同議政事丁未神策都指揮使李繼筠遣部兵

掠內庫寶貨帳帷法物韓全誨遣人密送諸王宮人先之

鳳翔戊申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

民亡竄山谷是日百官皆不入朝闕前寂無人十一月己

酉朔李繼筠等勒兵闕下禁人出入諸軍大掠士民衣紙

及布襦者滿街極目韓建以幕僚司馬鄴知匡國留後朱

全忠引四鎮兵七萬趣同州鄴迎降 韓全誨等以李繼昭不與之同過絕不令見上時崔胤居第在開化坊繼昭帥所部六千餘人及關東諸道兵在京師者共守衛之百官及士民逆亂者皆往依之

遣供奉官張紹孫召

衆官崔胤等皆表辭不至壬子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杖劔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上行纜及壽春殿李彥弼已於御院縱火是日冬至上獨坐思政殿翹一足一足蹋闌干庭無羣臣旁無侍者頃之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出門回顧禁中火已赫然是夕宿鄆縣朱全忠

遣司馬鄴入華州謂韓建曰公不早知過自歸又煩此軍少留城下矣是日全忠自故市引兵南度渭韓建遣節度副使李巨川請降獻銀三萬兩助軍全忠乃西南趣赤水癸丑李茂貞迎車駕於田家磴上下馬慰接之甲寅車駕至蓋屋乙卯留一日朱全忠至零口西聞車駕西幸與僚佐議復引兵還赤水左僕射致仕張濬說全忠曰韓建茂貞之黨不先取之必爲後患全忠聞建有表勸天子幸鳳翔乃引兵逼其城建單騎迎謁全忠責之對曰建目不知書凡表章書檄皆李巨川所爲全忠以巨川當爲建畫策斬之軍門謂建曰公許人可卽往衣錦丁巳以建爲忠節度使理陳州以兵援送之以前商州刺史李存權知華

州徙忠武節度使趙珣爲匡國節度使車駕之在華州也
商賈輜湊韓建重征之二年得錢九百萬緡至是全忠盡
取之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崔胤使太子太師盧
渥等二百餘人列狀請朱全忠西迎車駕又使王溥至赤
水見全忠計事全忠復書曰進則懼脇君之謗退則懷負
國之慙然不敢不勉戊午全忠發赤水 辛酉以兵部侍
郎盧光啓權尙當中書事車駕留岐山三日壬戌至鳳翔
朱全忠至長安宰相帥百官班迎於長樂坡明日行復
班辭於臨臯驛全忠賞李繼昭之功初全忠知匡國留後
復留爲兩街制置使賜與甚厚繼昭盡獻其兵八千人全
忠使判官李擇裴鑄入奏事稱奉密詔及得崔胤書令臣

將兵入朝韓全誨等矯詔答以股避災至此非宦官所劫
密詔皆崔胤詐爲之卿宜斂兵歸保土宇茂貞遣其將符
道昭屯武功以拒全忠癸亥全忠將康懷貞擊破之 丁
卯以盧光啓爲右諫議大夫參知機務 戊辰朱全忠至
鳳翔軍於城東李茂貞登城謂曰天子避災非臣下無禮
讒人誤公至此全忠報曰韓全誨劫遷天子今來問罪迎
扈還宮岐王苟不預謀何煩陳諭上屢詔全忠還鎮全忠
乃拜表奉辭辛未移兵北趣邠州甲戌制守司空裴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崔胤責授工部尙書戶部侍郎司平章事
裴樞罷守本官乙亥朱全忠攻邠州丁丑靜難節度使李
繼徽請降復姓名楊崇本全忠皆其妻於河中令崇本鎮

邠州全忠之西入關也韓全誨李茂貞以詔命徵兵河東茂貞仍以書求援於李克用克用遣李嗣昭將五千騎自沁州趣晉州與汴兵戰於平陽北破之乙亥全忠發邠州戊寅次三原十二月癸未崔胤至三原見全忠趣之迎駕已丑全忠遣朱友寧攻盩厔不下戊戌全忠自往督戰盩厔降屠之全忠令崔胤帥百官及京城居民悉遷于華州朱全忠之入關也戎昭節度使馮行襲遣副使魯崇矩聽命於全忠韓全誨遣中使二十餘人分道徵江淮兵屯金州以脅全忠行襲盡殺中使收其詔敕送全忠又遣中使徵兵於王建朱全忠亦遣使乞師於建建外修好於全忠罪狀李茂貞而陰勸茂貞堅守許之救援以武信

節度使王宗佶前東川節度使王宗滌等為扈駕指揮使將兵五萬聲言迎車駕其實襲茂貞山南諸州

二年春正月朱全忠復屯三原又移軍武功河東將攻慈隰以分全忠兵勢丁卯以給事中韋貽範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丙子以給事中嚴龜充岐汴和協使賜朱全忠姓李與李茂貞為兄弟全忠不從三月庚戌上與

李茂貞及宰相學士中尉樞密宴酒酣茂貞及韓全誨亡去上問韋貽範曰朕何以巡幸至此對曰臣在外不知固問之不對上曰卿何得於朕前妄語云不知又曰卿既以非道取宰相當於公事如法若有不可必準故事怒曰視之微言曰此賊兼須杖之二十顧謂韓偓曰此輩亦稱宰

相貽範屢以大盃勸上上不卽持貽範舉盃直及上頤

夏四月丁酉崔胤自華州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恐李

茂貞劫天子幸蜀宜以時迎奉勢不可緩全忠與之宴胤

親執板爲全忠歌以侑酒 五月鳳翔人聞朱全忠且

來皆懼癸丑城外居民皆遷入城己未全忠將精兵五萬

發河中至東渭橋遇霖雨留旬日 庚午工部侍郎平章

事韋貽範遭母喪宦官薦翰林學士姚洎爲相洎謀於韓

偓偓曰若圖永久之利則莫若未就爲善儻出上意固無

不可且汴軍旦夕合圍孤城難保家族在東可不慮乎洎

乃移疾上亦自不許 六月丙子以中書舍人蘇檢爲

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時韋貽範在早土薦檢及姚洎於李

茂貞上旣不用洎茂貞及宦官恐上自用八協力薦檢遂

用之 丁丑朱全忠軍于虢縣 甲申李茂貞大出兵自

將之與朱全忠戰于鞏縣之北大敗而還死者萬餘人丙

戌全忠遣其將孔勅出散關攻鳳州拔之丁亥全忠進軍

鳳翔城下全忠朝服嚮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駕還宮耳

不與岐王角勝也遂爲五寨環之 秋七月韋貽範之

爲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旣而母喪罷去曰爲債家所誤

親吏劉延美所負尤多故汲汲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

樞密及李茂貞求之甲戌命韓偓草貽範起復制偓曰吾

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卽上疏論貽範遭憂采數月遽令起

復貽駭物聽傷國體學士院二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爲

戲僿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二使不得已奏之上卽命罷草
仍賜敕褒賞之八月乙亥朔班定無白麻可宣宦官喧言
韓侍郎不肯草麻聞者大駭茂貞入見上曰陛下命相而
學士不肯草麻與及何異上曰卿輩薦貽範朕不之違學
士不草麻朕亦不之違况彼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從
茂貞不悅而出至中書見蘇檢曰姦邪朋黨宛然如舊扼
腕者久之貽範猶經營不已茂貞語人曰我實不知書生
禮數爲貽範所誤會當於邠州安置貽範乃止劉延美赴
井死 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將兵屯三原救李茂貞朱全
忠遣其將康懷英孔勣擊之茂勳遁去茂勳茂貞之從弟
也 庚戌李茂貞出兵夜擊奉天虜將倪章邵棠以歸

乙未茂貞大出兵與全忠戰不勝暮歸汴兵追之幾入西
門 巳亥再起復前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範使姚洎
草制貽範不讓卽表謝明且視事 九月乙巳朱全忠

以久雨士卒病召諸將議引兵歸河中親從指揮使高季
昌左開道指揮使劉知俊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今
茂貞已困奈何捨之去全忠患李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
以譎計誘致之募有能入城爲謀者騎士馬景請行曰此
行必死願大王錄其妻子全忠惻然止之景不可時全忠
遣朱友倫發兵於大梁明日將至當出兵逐之景請因此
時給駿馬雜衆騎而出全忠從之命諸軍皆秣馬飽士丁
未旦偃旗幟潛伏無得妄出營中寂如無人景與衆騎偕

出忽躍馬西去詐爲逃亡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今夕亦去矣請速擊之於是茂貞開門悉衆攻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不復以詔書勅全忠還鎮矣全忠表李昌爲宋州團練使 辛亥李茂貞盡出騎兵於鄰州就芻糧壬子朱全忠穿蚰蜒豪圍鳳翔設大鋪鈴架以絕內外 冬十月戊寅夜李茂貞假子彥詢帥三團步兵犇于汴軍已卯李彥韜繼之庚辰朱全忠遣幕僚司馬鄴奉表入城甲申又遣使獻熊白 食物絹帛相繼上皆先以示李茂貞使啓視之

貞拜命敢啓丙戌復遣使請與茂貞議連和民出城樵採者皆爲抄掠丁亥全忠表請脩宮闕及迎春駕己丑遣國子司業薛昌祚內使王廷續齎詔賜全忠癸巳茂貞復出兵擊汴軍城西寨敗還全忠以絳袍示降者使招呼城中人鳳翔軍夜縋去及因樵采去不返者甚衆是後茂貞或遣兵出擊汴軍多不爲用散還茂貞疑上與全忠有密約壬寅更於御院北垣外增兵防衛 十二月癸卯朔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帥其衆萬餘人救鳳翔屯於城北阪上與城中舉烽相應 甲辰上使趙國夫人誦學士院二使皆不在亟召韓偓姚洎竊見之於土門外執手相泣洎請上速還恐爲它人所見上遽去 朱全忠遣其將孔勅

李暉將兵乘虛襲廊坊壬子拔坊州甲寅大雪汴軍曷之夕進五鼓抵廊州城下廊人不爲備汴軍入城城中兵尚八千人格鬪至午廊人始敗擒留後李繼瑋勅撫存李茂勳及將士之家按堵無擾命李暉權知軍府事茂勳聞之引兵遁去汴軍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攻城者詬城上人云劫天子賊乘城者詬城下人云奪天子賊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餓死者不可勝計或臥未死肉已爲人所啗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大肉直五百茂貞儲侍亦竭以犬彘供御膳上鸛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漬松栝以飼御馬 丙子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範薨 癸亥朱全忠遣人薙城外草以困城中甲子李茂貞增兵守宮

門諸宦官自度不能至相尤怨蘇檢數爲韓侂經營入相言於茂貞及中尉樞密且遣親吏告侂侂怒曰公與韋公自貶所召歸旬日致位宰相訖不能有所爲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汚邪 十二月李茂勳遣使請降於朱全

忠更名周彝於是茂貞山南州鎮皆入王建關中州鎮皆入全忠坐守孤城乃密謀誅宦官以自贖遣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以備它盜公旣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弊甲彫兵從公陳力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正以乘輿播遷公能協力固所願也 丁酉上召李茂貞蘇檢李繼誨李彥弼李繼岌李繼遠李繼忠食議與朱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八
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餘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速當和解耳鳳翔兵十餘人遮韓全誨於左銀臺門誼罵曰闔境塗炭闔城餒死正爲軍容輩數人耳全誨叩頭訴於茂貞茂貞曰卒輩何知命酌酒兩盃對飲而罷又訴於上上亦諭解之李繼昭謂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軍容亦破繼昭一族邪慢罵之遂出降於全忠復姓符名道昭

三年春正月甲辰遣殿中侍御史崔構供奉官郭遵誨詣朱全忠營丙午李茂貞亦遣牙將郭啓期往議和解 戊申李茂貞獨見上中尉韓全誨張彥弘樞密使袁易簡周敬容皆不得對茂貞詰誅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

還京上喜卽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以御食使第五可範爲左軍中尉宣徽南院使仇承坦爲右軍中尉王知古爲上院樞密侯楊虔朗爲下院樞密使是夕又斬李繼筠李繼誨李彥弼及內諸司使韋處廷等十六人已酉遣韓偓及趙國夫人詣全忠營又遣使囊全誨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忠曰邾來脅留車駕懼罪離間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衆憤辛亥全忠遣觀察判官李振奉表入謝全誨等已誅而全忠圍猶未解茂貞疑崔胤教全忠欲必取鳳翔白上急召胤令帥百官赴行在凡四降詔三賜朱書御札言甚切至悉復故官爵胤竟稱疾不至茂貞懼自致書於

胤辭甚卑遂全忠亦以書召胤且戲之曰吾未識天子須公來辨其是非胤始來甲寅鳳翔始啓城門丙辰全忠巡諸寨至城北有鳳翔兵自北山下全忠疑其逼已遣兵擊之擒其將李繼欽上遣趙國夫人馮翊夫人詣全忠營詰其故全忠遣親吏蔣玄暉奉表入奏李茂貞請以其子侃尚平原公主又欲以蘇檢女爲景王祕妃以自固平原何后之女也后意難之上曰且令我得出何憂爾女后乃從之王戊平原公主嫁李侃納景王妃蘇氏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致仕不從行者誅九十人甲子車駕出鳳翔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命客省使宣釋罪去三仗止報平安以公服入謝全忠見上

頓首流涕上命韓偓扶起之上亦泣曰宗廟社稷賴卿再安朕與宗族賴卿再生親解玉帶以賜之少休卽行全忠單騎前導十許里上辭之全忠乃令朱友倫將兵扈從自留部分後隊焚撤諸寨友倫存之子也是夕車駕宿岐山丁卯至興平崔胤始帥百官迎謁復以胤爲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三司如故己巳入長安庚午全忠崔胤同對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豫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爲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爲不法大則構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剪其根禍終不已請悉

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
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於
內侍省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
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洒掃又詔成
德節度使王鎔選進五十人充敕使取其土風深厚人性
謹樸也上愍可範等或無罪爲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
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
六軍十二衛事 臣光曰宦者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
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
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僥利語言辯給善
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迕之患使令則有稱應

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
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悲辭之請有時而從浸
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
而不自知如飲麴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
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
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
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
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它漢不握兵唐握
兵故也太宗鑒前世之弊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皇始
隳舊章是崇是長晚節令高力士省決章奏乃至進退將
相昨與之議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熾矣及中

原板蕩肅宗收兵靈武李輔國以東宮舊隸參豫軍謀寵過而驕不復能制遂至愛子慈父皆不能庇以憂悸終代宗踐祚仍遵覆轍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雍蔽聰明視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虜是以來瑱入朝遇讒賜死吐蕃深侵郊甸匿不以聞致狼狽幸陝李光弼危疑憤鬱以隕其生郭子儀損廢家居不保丘壟僕固懷恩冤抑無訴遂棄勳庸更爲叛亂德宗初立頗振紀綱宦官稍絀而返自興元猜忌諸將以李晟渾瑊爲不可信悉奪其兵而以竇文場霍仙鳴爲中尉使典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廢嫡立庶以成陳洪志之變寶曆狎暱羣閹劉克明與蘇佐明爲逆其後絳

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世皆爲宦官所立勢益驕橫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誨爲之魁傑自稱定策國老曰天子爲門生根深蒂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藥矣文宗深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申錫之賢猶不能有所爲反受其殃况李訓鄭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譎詐之謀剪累世膠固之黨遂至涉血禁塗積尸省戶公卿大臣連頸就誅闔門屠滅天子陽瘖縱酒飲泣吞氣自比赧獻不亦悲乎以宣宗之嚴毅明察猶閉目搔首自謂畏之况懿僖之驕侈苟聲色肆獵足充其欲則政事一以付之呼之以父固無怪矣賊汚宮闕兩幸梁益皆令孜所爲也昭宗不勝其耻力欲清條而所任不得其所行不由其道始

則張濟覆軍於平陽增李克用跋扈之勢復恭亡命於山
 南啓宋文通不臣之心終則兵交闕庭矢及御衣漂沮莎
 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崔昌遐無如之何更召
 朱全忠以討之連兵圍城再羅寒暑御膳不足於糧糲五
 侯斃踣於饑寒然後全誨就誅乘輿東出翦滅其黨靡有
 孑遺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然則宦者之禍始於明皇
 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易曰履霜堅冰至為國家
 者防微杜漸可不慎其始哉此其為患章章尤著者也自
 餘傷賢害能召亂致禍實皆讒獄沮敗師徒寔害庶民不
 可編舉夫寺人之官曰三王之世載於詩禮所以謹閨闈
 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被之事

君鄭衆之辭賞呂彊直諫曹日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
 亂楊復光之訓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
 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
 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
 赦如此雖使之重橫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
 草薶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
 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
 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
 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矣
 三年春二月壬申朔詔比在鳳翔所除官一切停時宦官
 盡死惟河東監軍張承業幽州監軍張居翰清海監軍程

匡柔西川監軍魚全禔及致仕嚴遵美為李克用劉仁恭
楊行密王建所匿得全斬宅囚以應詔 甲戌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陸扆責授沂王傅分司車駕還京師賜諸道詔
書獨鳳翔無之扆曰茂貞罪雖大然朝廷未與之絕今獨
無詔書示人不廣崔胤怒奏貶之宮人宋柔等十一人皆
韓全誨所獻及僧道士與宦官親厚者二十餘人竝送京
此杖殺 上謂韓偓曰崔胤雖盡忠然比御頗用機數對
曰凡為天下者萬國皆屬之耳目安可以機數欺之莫若
推誠直致雖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也 丙子工部
侍郎同平章事蘇檢吏部侍郎盧光啓竝賜自盡丁丑以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溥為太子賓客分司皆崔胤所惡

也 戊寅賜朱全忠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賜其條
佐敬翔等號迎鑾協贊功臣諸將朱友寧等號迎鑾果毅
功臣都頭以下號四鎮靜難功臣上議褒崇全忠欲以皇
子為諸道兵馬元帥以全忠副之崔胤請以輝王祚為之
上曰濮王長胤承全忠密旨利祚冲幼固請之已邠以祚
為諸道兵馬元帥庚辰加全忠守太尉充副元帥進爵梁
王以胤為司徒兼侍中胤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動
靜皆禀之朝臣從上幸鳳翔者凡貶逐三十餘人刑賞繫
其愛憎中外畏之重足一迹以敬翔守太府卿朱友寧領
寧遠節度使全忠表符道昭同平章事充天雄節度使遣
兵援送之秦州不得至而還 初翰林學士承旨韓偓之

登進士第也御史大夫趙崇知貢舉上返自鳳翔欲用侂
為相侂薦崇及兵部侍郎王贊自代上欲從之崔胤惡其
分已權使朱全忠入爭之全忠見上曰趙崇漢之魁王
贊無才用韓侂何得妄薦為相上見全忠怒甚不得已
未貶侂濮州司馬上密與侂泣別侂曰是人非復前來之
北臣得遠貶及死乃幸耳不忍見篡弒之辱已丑上令
朱全忠與李茂貞書取平原公主茂貞不敢違速歸之
壬辰以朱友裕為鎮國節度使乙未全忠奏留步騎萬人
於故兩軍以朱友倫為左軍宿衛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
廷範為宮苑使王殷為皇城使蔣玄暉充街使是全忠
之黨希列徧於禁衛及京

全忠辭歸鎮留宴壽春

殿又餞之於延喜樓上臨軒泣別令於樓前上馬上又賜
全忠詩全忠亦和進又賜楊柳枝辭五首百官班辭於長
樂驛崔胤獨送至霸橋自置餞席夜二鼓胤始還入城上
復召對問以全忠安否置酒奏樂至四鼓乃罷李克用
使者還晉陽言崔胤之橫克用曰胤為人臣外倚賊勢內
脅其君既執朝政又握兵權權重則怨多勢狎則釁生破
冢亡國在眼中矣夏五月崔胤奏左右龍武羽林神
策等軍名存實亡侍衛單寡請每軍募步兵四將每將二
百五十人騎兵一將百人合六千六百人選其壯健者分
番侍衛從之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召募
於市冬十月辛巳宿衛都指揮使朱友倫與客擊毬

於左軍墜馬而卒全忠悲怒疑崔胤故爲之凡與同戲者十餘人盡殺之遣其兄子友諒代典宿衛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併吞關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爲守禦少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陰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其變胤不之知與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及朱友倫死全忠益疑胤且欲遷天子都洛恐胤立異大祐元年春正月全忠密表司徒兼侍中判六軍十二衛事充鹽鐵轉運使判度支崔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其黨刑部尚書兼京兆尹六軍諸衛

副使鄭元規感逐軍使陳班等皆請誅之乙巳詔責胤太子少傅分司貶元規循州司戶班湊州司戶丙午下詔罪狀胤等以裴樞判左三軍事充鹽鐵轉運使獨孤損判右三軍事兼判度支胤所募兵並縱遣之以兵部尚書崔遠爲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左拾遺柳璨爲右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璨公綽之從孫也戊申朱全忠密令宿衛都指揮使朱友諒以兵圍崔胤第殺胤及鄭元規陳班并胤所親厚者數人初上在華州朱全忠屢表請上遷都洛陽上雖不許全忠常令東都留守佑國節度使張全義繕修宮室全忠之克邠州也質靜難軍節度使楊崇本妻子於河中崇本妻美全忠私焉旣而歸之崇本怒使謂李茂貞

曰唐室將滅父何忍坐視之乎遂相與連兵侵逼京畿復姓名為李繼徽己酉全忠引兵屯河中丁巳上御延喜樓朱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及下樓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戊午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温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繼屬旬餘不絕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為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是遂丘墟矣全忠發河南北諸鎮丁匠數萬令張全義治東都宮室江浙湖嶺諸鎮附全忠者皆輸貨財以助之甲子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矣館於興德宮

謂侍臣曰鄙語云紇于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乙亥車駕至陝以東都宮室未成駐留於陝丙子全忠自河中來朝上延全忠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三月丁未以朱全忠兼判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事癸丑全忠置酒私第邀上臨幸乙卯全忠辭上先赴洛陽督修宮室上與之宴羣臣既罷上獨留全忠及忠武節度使韓建飲皇后出自捧玉卮以飲全忠晉國夫人可證附上耳語建躡全忠足全忠以為圖已不飲陽醉而出全忠奏以長安為佑國軍以韓建為佑國節度使以鄭州刺史劉知俊為匡國節度使丁巳上復遣間使

以絹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帥藩鎮以圖
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為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得
復通 夏四月辛巳朱全忠奏洛陽宮室已成請車駕
早發表章相繼上累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就路請
俟十月東行全忠疑上徘徊俟變怒甚謂牙帳寇彥卿曰
汝速至陝即日促皇宮發來閏月丁酉車駕發陝壬寅全
忠逆於新安上之在陝也司天監奏星氣有變期在今秋
不利東行故上欲 十月幸洛至是全忠令醫官許昭遠
告醫官使闡祐之司天監王墀內都知韋周晉國夫人可
證等謀害元帥 收殺之癸卯上憇於穀水自崔胤之死
六軍散亡俱盡所餘擊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從

上而朱全忠猶忌之為設食於幄盡縊殺之豫選一二以餘
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服代之侍衛上初不覺至日乃寤
自是上之左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甲辰車駕發穀
水入宮御正殿受朝賀乙巳御光政門赦天下改元更命
陝州曰興唐府詔討李茂貞楊崇本戊寅敕內諸司惟留
宣徽等九使外餘皆停廢仍不以內夫人充使以蔣玄暉
為宣徽南院使兼樞密使王殷為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
張廷範為金吾將軍充街使以韋震為河南尹兼六軍諸
衛副使又徵武寧留後朱友恭為左龍武統軍保大節度
使氏叔琮為右龍武統軍典宿衛皆全忠之腹心也癸丑
以張全義為天平節度使乙卯以全忠為護國宣武宣義

忠武四鎮節度使 五月帝宴朱全忠及百官於崇勳殿既罷復召全忠宴於內殿全忠疑不入帝曰全忠不欲來可令敬翔來全忠摘翔使去曰翔亦醉矣辛未全忠東還乙亥至大梁 初朱全忠自鳳翔迎車駕還見德王裕冒目疎秀且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奸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言之胤言於帝帝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胤賣臣耳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沈飲或相對涕泣全忠使樞密使蔣玄暉伺察帝動靜皆知之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楊崇本李克用劉仁恭王建

揚行密趙匡疑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為辭全忠方引兵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左龍武統軍朱友恭右龍武統軍氏叔琮等圖之八月壬寅帝在椒殿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言軍前有急奏欲面見帝表貞一開門見兵曰急奏何以兵為史太殺之玄暉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寧殺我曹勿傷大宋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史太追而弑之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之又欲殺何后后求哀於玄暉乃釋之癸卯蔣玄暉矯詔稱李漸榮裝貞一弑逆宜立輝王祚為皇太子更名祝監軍國事又矯皇后令太子於柩前即位宮中恐懼不敢出

聲哭丙午昭宣帝卽位時年十三 冬十月朱全忠聞
朱友恭等弑昭宗陽驚號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
受惡名於萬代矣已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流涕又見帝自
陳非已志請討賊先是護駕軍士有掠米於市者甲午全
忠奏朱友恭威叔琮不戢士卒侵擾市肆友恭貶崖州司
戶復姓名李彥威叔琮貶白州司戶尋皆賜自盡彥威臨
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
後乎丙申天平節度使張全義來朝丁酉復以全忠爲宣
武護國宣義天平節度使以全義爲河南尹兼忠武節度
使判六軍諸衛事己全忠辭赴鉅鹿戊至大梁
宣帝天祐二年春二月戊戌全忠使蔣玄暉邀昭宗諸

子德王裕棣王初虔王禕沂王禕遂王禕景王禕祁王禕
雅王禕瓊王祥置酒九曲池酒酣悉縊殺之投尸池中

三月戊寅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獨孤損同平章事充
靜海節度使以禮部侍郎河間張文蔚同平章事甲申以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樞爲左僕射崔遠爲右僕射並罷
政事初柳璨及弟不四年爲宰相性傾巧輕佻時天子左
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
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爲憾和王傳張廷範本優人有寵
於全忠奏以爲太常卿樞曰廷範勳臣幸有方鎮何籍樂
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謂實佐曰吾常以
裴十四器識真純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璨

因此并遠損諸於全忠故三人皆罷 夏五月乙丑彗
星長竟天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爲威福會有星變占者
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
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誹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
言於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
紀且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
全忠以爲然癸酉貶獨孤損爲祿州刺史裴樞爲登州刺
史崔遠爲萊州刺史乙亥貶吏部尚書陸扆爲濮州司戶
工部尚書王溥爲淄州司戶庚辰貶太子太保致仕趙崇
爲曹州司戶兵部侍郎王贊爲濰州司戶白餘或門胄高
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

指以爲浮薄貶逐無虛日縉紳爲之一空辛巳再貶裴樞
爲瀧州司戶獨孤損爲瓊州司戶崔遠爲白州司戶

六月戊子朔敕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等
竝所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
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見不
中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
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洛朝臣
必有竄逐者時人謂之鴟梟見朝士皆頤指氣使旁若無
人全忠嘗與僚佐及遊客坐於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
木宜爲車轂衆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爲車轂全忠
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

榆柳木豈可爲之顧左右曰何待左右數十人掉言宜爲車轂者悉撲殺之 冬十月丙戌朔以朱全忠爲諸

道兵馬元帥別開幕府是日全忠部署將士將歸大梁忽變計欲乘勝擊淮南敬翔諫曰今出師未踰月平兩大鎮闢地數千里遠近聞之莫不震懾此威望可惜不若且歸息兵俟釁而動不聽 辛卯朱全忠發襄州壬辰至棗陽遇大雨自申州抵光州道險狹塗潦人馬疲乏士卒尚未冬服多逃亡全忠使人謂壽州刺史柴再用曰下我以汝爲蔡州刺史不下且屠城再嚴設守備戎服登城見全忠拜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足以辱王之威怒王苟先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留其城東旬日而去 戊申朱

全忠發光州迷失道百餘里又遇雨比及壽州壽人堅壁清野以待之全忠欲圍之無林木可爲柵乃退屯正陽

十一月丙辰朱全忠度淮而北柴再用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全忠悔之躁忿尤甚丁卯至大梁先是全忠急於傳禪密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諸道元帥以示有漸仍以刑部尚書葉迪爲送告使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趙殷衡疾玄暉權寵欲得其處因譖之於全忠曰玄暉璨等欲延唐祚故逗留其事以須變玄暉聞之懼自至壽春具言其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

邪玄暉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愚智皆知之玄暉與柳璨等非敢有背德但以今茲晉燕岐蜀皆吾勅敵王遠受禪彼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欲爲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叱曰效果反矣玄暉惶遽辭歸與璨議行九錫時天子將郊祀百官既習儀裴迪自大梁還言全忠怒曰柳璨蔣玄暉等欲延唐祚乃郊天也璨等懼庚午敕改用來年正月上辛柳璨蔣玄暉等議加朱全忠九錫朝士多竊懷愾邑禮部尚書蘇循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曆數有歸朝廷速宜揖讓朝士無敢違者辛巳以全忠爲相國總百揆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義保義戎昭武定泰寧平盧忠武匡國鎮國武寧忠

義荆南等二十一道爲魏國進封魏王仍加九錫全忠怒其稍緩讓不受十二月戊子命樞密使蔣玄暉齎手詔詣全忠諭指癸巳玄暉自大梁還言全忠怒不解甲午柳璨奏稱人望歸梁王陛下釋重負今其時也即日遣璨詣大梁達傳禪之意全忠拒之初璨陷言朝士過多全忠亦惡之璨與蔣玄暉張廷範朝夕宴聚深相結爲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泣遣宮人阿秋阿虔達意玄暉語以它日傳禪之後求子毋生全王殷趙殷衡註玄暉云與柳璨張廷範於積善宮夜宴對太后焚香爲誓期興復唐祚全忠信之乙未收玄暉及豐德庫使應頊御廚使朱建武繫河南獄以王殷權知樞密趙殷衡權判宣徽院事全忠三表辭魏

王九錫之命丁酉詔許之更以為天下兵馬元帥然全忠已修大梁府舍為宮闕矣是日斬蔣玄暉杖殺應瑣未建武庚子省樞密使及宣徽南院使獨置宣徽使一員以王殷為之趙殷衡為副使辛丑敕罷宮人宣傳詔命及參隨視朝追削蔣玄暉為凶逆百姓令河南揚州於都門外聚眾焚之玄暉既死王殷與趙殷衡又誣玄暉私侍何太后令阿秋阿虔通道往來己酉全忠密令殷殷衡害太后于積善宮敕追廢太后為庶人阿秋阿虔皆於殿前撲殺庚戌以皇太后喪廢朝三日辛亥敕以宮禁內亂罷來年正月上辛謁郊廟禮癸丑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柳璨貶登州刺史太常卿張廷範貶萊州司戶甲寅斬璨於

上東門外車裂廷範於都市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 初梁王以河北諸鎮皆張惟幽滄未下故大舉伐之欲以堅諸鎮之心既而潞州內叛王燒營而還威望大沮恐中外因此離心欲速受禪以鎮之丁亥王入館于魏有疾臥府中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恐王襲之入見王曰今四方稱兵為王患者皆以翼戴唐室為名王不如早滅唐以絕人望王雖不許而心德之乃亟歸王寅至大梁甲辰唐昭宣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至大梁勞王貽矩請以臣禮見王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在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北面拜舞於

庭王側身避之貽貽還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帝乃下詔以二月禪位於梁又遣宰相以書諭王王辭

二月唐大臣共奏請昭宣帝遜位壬子詔宰相帥百官詣元帥府勸進王遣使却之於是朝臣藩鎮乃至湖南嶺南上牋勸進者相繼三月庚寅唐昭宣帝詔薛貽矩再

詣大梁諭禪位之意又詔禮部尚書蘇循齋百官牋詣大梁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於梁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爲用使禮部尚書蘇循副之攝侍中楊涉爲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張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副之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楊涉子直史館疑式言於涉曰大人爲唐使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

無過况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官貴奈千載何蓋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夏四月

梁王始御金祥殿受百官稱臣下書稱教令自稱曰寡人

辛亥今諸牋表簿籍比皇唐年號但稱月日丙辰張文蔚

等至大梁壬戌梁王更名晃王兄全昱聞王將即帝位

謂王曰朱三爾可作天子乎甲子張文蔚楊涉乘輅自上

源驛從用寶諸司各備儀衛鹵簿前導百官從其後至金

祥殿前陳之王被袞冕即皇帝位張文蔚蘇循奉用升殿

進讀楊涉張策薛貽矩趙光逢以次奉寶升殿讀已降帥

百官舞蹈稱賀仲遂與文蔚等宴於玄德殿帝舉酒曰朕

輔政未久此皆諸公推戴之力文蔚等皆慙懼俯伏不能

對獨蘇循薛貽矩及刑部尚書張禕盛稱帝功德宜應天
順人帝復與宗威飲博於宮中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
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爲盜天
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
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滅族奚以博爲帝不懌而罷乙丑
命有司告天地宗廟社稷丁卯遣使宣諭州鎮戊辰大赦
改元國號大梁奉唐昭宣帝爲濟陰王晉如前代故事唐
中書舊臣官爵竝如故以汴州爲開封府命曰東都以故
東都爲西都廢故西京以京兆府爲大安府置佑國軍於
大安府更名魏博曰天雄軍遷濟陰王于曹州梈之以棘
使甲士守之

二年春二月癸亥醜殺濟陰王於曹州追謚曰申

郢王篡弒

後梁太祖乾化二年帝長子柰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
友文帝特愛之常留守東都兼建昌宮使次郢王友珪其
母亳州營倡也爲左右控鶴都指揮使無寵次均王友貞
爲東都馬步都指揮使初元貞張皇后嚴整多智帝敬憚
之后殂帝縱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帝往往
亂之友文婦王氏色美帝尤寵之雖未以友文爲太子帝
意常屬之友珪心不平友珪常有過帝撻之友珪益不自
安帝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於東都欲與之訣且付以後事
友珪婦張氏亦朝夕侍帝側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

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攻圖時不可失六月丁丑朔帝命敬翔出友珪為萊州刺史即令之官已宣旨未行敕時左遷者多追賜死友珪益恐戊寅友珪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勅以情告之勅亦見功臣宿將多以小過被誅懼不自保遂相與合謀勅以牙兵五百人從友珪雜控鳴士入伏於禁中中夜斬關入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帝驚起問及者為誰友珪曰非定人也帝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馮廷諤刺帝腹力山於背友珪自以敗氈裹之座於寢殿秘不發喪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均王

友貞殺友文已卯矯詔稱博王友文謀逆遣兵突入殿中賴郢王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驚彌致危殆宜令友珪權王軍國之務韓勅為友珪謀多出府庫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辛巳丁昭溥還聞友文已死乃發喪宣遺制友珪即皇帝位 秋八月郢王友珪既篡立諸宿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告哀使至河中護國節度使冀王朱友謙泣曰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起官掖聲聞其惡吾備位藩鎮心竊恥之友珪加友謙侍中中書令以詔書自辨且徵之友謙謂使者曰所立者為誰先帝晏駕不以理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為戊戌以侍衛諸軍使韓勅為西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討之

友謙以河中附於晉以求救九月丁未以感化節度使康懷貞為河西都招討使更以韓勅副之友珪以兵部尚書知宗政院事敬翔太祖腹心恐其不利於已欲解其內職恐失人望庚午以翔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壬申以戶部尚書李振充崇政院使翔多稱疾不預事康懷貞等與忠武節度使牛存節合兵五萬屯河中城西攻之甚急晉王遣其將李存審李嗣肱李嗣因將兵救之敗梁軍于胡壁嗣因本駱氏子也 宋友謙復告急于晉冬十月晉王自將自澤潞而西遇康懷貞於解縣大破之斬首千級追至白徑嶺而還梁兵解圍退保陝州

均王乾化三年春正月癸亥郢王友珪朝享太廟甲子祀

圓丘大赦改元鳳歷 郢王友珪既得志遽為荒淫內外憤怒友珪雖啗以金繒終莫之附謝馬都尉趙巖雙之子太祖之婿也左龍虎統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袁象先太祖之甥也巖奉使至大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令公耳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均王乃遣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郢王篡弑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緡師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郢王弑逆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可乎或曰郢王親弑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讎義也奉義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師厚驚曰吾幾誤

計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遣招討馬步都虞候譙人朱漢賓將兵屯滑州爲外應趙巖歸洛陽亦與象先密定計友珪治龍驤軍潰亂者按捕其黨獲者族之經年不已時龍驤軍有戍大梁者友珪徵之均王因使人激怒其衆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追汝輩欲盡阮之其衆皆懼莫知所爲丙戌均王奏龍驤軍疑懼未肯前發戊子龍驤將校見均王泣請可生之路王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爲人所弑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像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趣洛陽雪讎恥則轉禍爲福矣衆皆踊躍呼萬歲請兵仗王給之庚寅旦袁象先等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友珪聞變與妻張氏及

馮廷諤趨北垣樓下將踰城自度不免令廷諤先殺袁象先殺已廷諤亦自剄諸軍十餘萬大掠都市百司逃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杜曉侍講學士李珣皆爲亂兵所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宣政使李振被傷至輔乃定象先巖齋傳國寶詣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卽帝位於大梁復稱乾化三年追廢友珪爲庶人復博王友文官爵三月帝遣使招撫朱友追友謙復稱藩奉梁年號

李氏據鳳翔岐蜀相攻附

唐僖宗光啓三年春正月以扈蹕都頭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茂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賜姓名 秋八

月丙子以李茂貞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

文德元年夏五月加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檢校侍中

昭宗景福元年春正月鳳翔李茂貞等五節度請出軍討

楊守亮 並見藩鎮之亂

光化二年秋九月以鳳翔節度使李茂貞為鳳翔彰義節

度使

天復元年春正月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加茂貞

守尚書令兼侍中進爵岐王 冬十一月韓全誨等劫

車駕幸鳳翔朱全忠西迎車駕李茂貞出兵拒之 事見朱

二年秋九月癸亥以茂貞為鳳翔靜難武定昭武四鎮節

度使

二年春正月李茂貞請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迎車

駕還京 事見朱

夏五月李茂貞畏朱全忠自以官為

尚書令在全忠上累表乞解去詔復以茂貞為中書令

天祐元年夏六月朱全忠之遷車駕於洛陽也李茂貞王

建李繼徽傳檄合兵以討朱全忠全忠以鎮國節度使朱

友裕為行營都統將步騎數萬擊之命保大節度使劉鄩

棄鄜州引兵屯同州癸丑全忠引兵自大梁西討茂貞等

秋七月甲子過東都入見壬申至河中西川諸將勸王建

乘李茂貞之衰攻取鳳翔建以問節度判官馮涓涓曰兵

者凶器殘民耗財不可窮也今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併

而為一舉兵向蜀雖諸葛亮復生不能敵矣鳳翔蜀之藩

近金鑑卷之三十一 卷三十一
八十三
蔽不若與之和親結爲婚姻無事則務農訓兵保固疆場
有事則覘其機事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建曰善茂貞雖庸
才然有疆悍之名遠近畏之與全忠力爭則不足自守則
有餘使爲吾藩蔽所利多矣乃與茂貞修好丙子茂貞遣
判官趙鏗如西川爲其姪天雄節度使繼崇求昏建以女
妻之茂貞數求貨及甲兵於建建皆與之

昭宣帝天祐三年秋八月乙酉李茂貞遣其子侃爲質於
西川王建以侃知彭州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三月唐昭宣帝禪位于梁是時惟
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稟梁正朔
稱臣奉貢蜀王與弘農王移檄諸道云欲與晉王岐王會

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蜀王乃謀稱帝下教諭統內吏民
又遺晉王書云請各帝一方俟朱温旣平乃詔唐宗室立
之退歸藩服晉王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岐王治軍
甚寬待士卒簡易有告部將符昭反者岐王直詣其家悉
去左右熟寢經宿而還由是衆心悅服然御軍無紀律及
聞唐亡以兵羸地蹙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名其
所居爲宮殿妻稱皇后將吏上書稱牋表鞭扇號令多擬
帝者

二年夏五月蜀主遣將將兵會岐兵五萬攻雍州晉張承
業亦將兵應之六月壬寅以劉知俊爲西路行營都招討
使以拒之 丙辰劉知俊及佑國節度使王重師大破岐

兵于幕谷晉蜀兵皆引歸

秋九月戊子岐王所署延

州節度使胡敬璋寇上平關劉知俊擊破之

冬十一

萬子代鎮延州

二年春二月保塞節度使劉萬子暴虐失衆心且謀貳於

梁李繼徽使延州牙將李延實圖之延實因萬子葬胡敬

璋攻而殺之遂據延州馬軍都指揮使河西高萬興與弟

萬金聞變以其衆數千人詣劉知俊降岐王置翟州於鄜

城其守將亦降

夏四月丙申朔劉知俊移軍攻延州

李延實嬰城自守知俊遣白水鎮使劉儒分兵圍坊州

劉知俊克延州李延實降岐王所署保大節度使李

彥博坊州刺史李彥旦皆棄城奔鳳翔鄜州都將嚴弘簡

舉城降己未以高萬興爲保塞節度使以絳州刺史牛存

節爲保大節度使

五月丁卯帝命劉知俊乘勝取邠

州知俊難之辭以闕食乃召還

帝將伐河東急徵知俊

入朝欲以爲河東西面行營都統且以知俊有丹延之功

厚賜之知俊弟右保勝指揮使知浣從帝在洛陽密使人

語知俊云入必死又白帝請帥弟姪往迎知俊帝許之六

月乙未朔知俊奏稱爲軍民所留遂以同州附於岐執監

軍及將佐之不從者皆械送於岐遣兵入華州逐刺史嚴

敬思以兵守潼關 帝遣近臣諭劉知俊知俊不報詔獻

知俊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爲西路行營招討

使帥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劉鄩等討之鄩至潼關遂克之帝遣劉知俊姪嗣業持詔詣同州招諭知俊知俊欲輕騎詣行在謝罪弟知偃止之楊師厚等至華州知俊將聶崇開門降知俊聞潼關不守官軍繼至蒼皇失圖乙卯夜舉族奔岐楊師厚至長安岐兵已據城師厚以奇兵竝南山急趨自西門入遂克之庚申以劉鄩權佐國留後岐王厚禮劉知俊以為中書令地狹無藩鎮處之以厚給俸祿而已岐王欲取靈州以處劉知俊且以為牧馬之地使知俊自將兵攻之朔方節度使韓遜遣使告急詔鎮國節度使康懷貞感化節度使寇彥卿將兵攻邠寧以救之懷貞等所向皆捷克寧衍二州拔慶州南城刺史李彥廣

出降遊兵侵掠及涇州之境劉知俊聞之十二月己丑解靈州圍引兵還帝急召懷貞等還遣兵迎接於三原青公懷貞等還至三水知俊遣兵據險邀之左龍驤軍使壽張王彥璋力戰懷貞等乃得過懷貞與裨將李德遇許從實王審權分道而行皆與援兵不相值至昇平劉知俊伏兵山口懷貞大敗僅以身免德遇等軍皆沒岐王以知俊為彰義節度使鎮涇州

四年岐王屢求貨於蜀蜀主皆與之又求巴劍三州

蜀主曰吾奉茂貞勤亦至矣若與之地是棄民也寧多與之貨乃復以絲茶布帛七萬遺之

乾化元年春正月蜀主之女普慈公主嫁岐王從子秦州

節度使繼崇公主遣宦者宋光嗣以絹書遺蜀主言繼崇驕矜嗜酒求歸成都蜀主召公主歸寧辛亥公主至成都蜀主留之以宋光嗣爲閣門南院使岐王怒始與蜀絕光嗣福州人也 三月岐王聚兵臨蜀東鄙蜀主謂羣臣曰自茂貞爲朱溫所困吾常振其乏絕今乃負恩爲寇誰爲吾擊之兼中書令王宗侃請行蜀主以宗侃爲北路行營都統司天少監趙溫珪諫曰茂貞未犯邊諸將貪功深入糧道阻遠恐非國家之利蜀主不聽以兼侍中王宗佑太子少師王宗賀山南節度使唐道襲爲三招討使左金吾大將軍王宗紹爲宗佑之副帥步騎十二萬伐岐壬辰宗侃等發成都旌旗數百里 夏四月乙卯州岐兵寇

蜀興元道襲擊却之

蜀主如利州

蜀諸將擊岐兵

屢破之秋七月蜀主西還留御營使昌王宗鉞屯利州

岐王使彰義節度使劉知俊秦州節度使李繼崇將兵擊

蜀乙亥王宗侃王宗賀唐道襲王宗紹與之戰於青泥嶺

蜀兵大敗馬步使王宗浩犇興州溺死於江道襲犇興元

先是步軍都揮使王宗綰城西縣號安遠軍宗侃宗賀等

收散兵走保之知俊繼崇追圍之衆議欲棄興元道襲曰

無興元則無安遠利州遂爲敵境矣吾必以死守之蜀主

以昌王宗鉞爲應援招討使定戎團練使王宗播爲四招

討馬步都指揮使將兵救安遠軍壁於廉讓之間與唐道

襲合擊岐兵大破之於明珠曲明日又戰於皂口斬其成

州刺史李彥琛 冬十月蜀主如利州命太子監國決
 雲軍虞候王宗敗岐兵執其將李彥太倖斬三千五百級
 乙卯捉生將彭君集破岐二寨俘斬三千級王宗侃遣裨
 將林思諤自中巴間行至泥溪見蜀主告急蜀主命開道
 都指揮使王宗弼將兵救安遠及劉知俊戰於斜谷破之
 十一月蜀王宗弼敗岐兵于金牛拔十六寨俘斬六
 千餘級擒其將郭存等丙申王宗鑑王宗播敗岐兵于黃
 牛川擒其將蘇厚等丁酉蜀主自利州如興元援軍既集
 安遠軍望其旗王宗侃等鼓譟而出與援軍交攻岐兵大
 破之拔二十一寨斬其將李廷志等己亥岐兵解圍遁去
 唐道襲先伏兵於斜谷邀擊又破之庚子蜀主西還

二年冬十二月戊寅蜀行營都指揮使王宗汾攻岐文州
 破之守將李繼嚶走

均王貞明元年夏五月岐王遣彰義節度使劉知俊圍邠
 州霍彥威固守拒之 秋八月乙未蜀主以兼中書令

王宗綰為北路行營都制置使兼中書令王宗播為招討
 使攻秦州兼中書令王宗瑤為東北面招討使同平章事

王宗翰為副使攻鳳州 冬十一月己巳蜀王宗翰引
 兵出青泥嶺克固鎮與秦州將郭守謙戰于泥陽川蜀兵

敗退保鹿臺山辛未王宗綰等敗秦州兵於金沙谷擒其
 將李彥巢等乘勝趨秦州興州刺史王宗鐸克階州降其

刺史李彥安甲戌王宗綰克成州擒其刺史李彥德蜀軍

至上染坊秦州節度使李繼崇遣其子彥秀奉牌印迎降
宗絳入秦州表排陳使王宗儔爲留後劉知俊攻霍彥威
於邠州半歲不克聞秦州降蜀知俊妻子皆遷成都知俊
解圍還鳳翔終懼及禍夜帥親兵七十人斬關而出庚辰
犇于蜀軍王宗綰自河池兩當進兵會王宗瑤攻鳳州然
未克之 蜀置武興軍於鳳州割文興二州隸之以前利
州團練使王宗魯爲節度使知岐王衰弱十二月舉耀鼎
二州降

二年秋八月丙午蜀主以王宗綰爲東北面都招討集王
宗翰嘉王宗壽爲第一第二招討將兵十萬出鳳州以王
宗播爲西北面都招討武信節度使劉知俊天雄節度使

王宗儔匡國軍使唐文裔爲第一第二第三招討將兵十
三萬出秦州以伐岐 冬十月甲申蜀主宗綰等出大
散關大破岐兵俘斬萬計遂取寶雞己丑王宗播等出故
關至隴州丙寅保勝節度使兼侍中李繼岌畏岐王猜忌
帥其衆二萬棄隴州犇于蜀軍蜀兵進攻隴州以繼岌爲
西北面行營第四招討劉知俊會王宗紹等圍鳳翔岐兵
不出會大雪蜀主召軍還復李繼岌姓名曰桑弘志
三年秋七月蜀主以桑弘志爲西北面第一招討王宗宋
爲東北面第二招討以兼中書令王宗侃爲東北面都招
討武信節度使劉知俊爲西北面都招討
四年夏四月岐王復遣使求好于蜀

五年春三月丙戌蜀北路行營都招討武德節度使土宗
播等自散關擊岐度渭水破岐將孟鐵山會大雨而還分
兵戍興元鳳州及威武城戊子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
宗昱攻隴州不克

六年冬十一月戊子朔蜀主以兼侍中王宗儔為山南節
度使西北面都招討行營安撫使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
王宗昱求寧軍使王宗晏左神勇軍使王宗信為三招討
以副之將兵伐岐出故關壁於咸宜入良原丁酉王宗儔
攻隴州岐王自將萬五千入屯汧陽癸卯蜀將陳彥威出
散關敗岐兵于箭筈嶺蜀兵食盡引還宗昱屯秦州宗儔
屯上邽宗晏宗信屯威武城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冬十一月壬寅岐王遣使致書賀帝
滅梁以季父自居辭禮甚倨

二年春正月岐王聞帝入洛內不自安遣其子行軍司馬
彰義節度使兼侍中繼暉入貢始上表稱臣帝以其前朝
耆舊與太祖比肩特加優禮每賜詔但稱岐王而不名庚
戌加繼暉兼中書令遣還 李繼暉見唐甲兵之盛歸語
岐王岐王益懼癸丑表請正藩臣之禮優詔不許 二

月辛巳進岐王爵為秦王仍不名不拜 夏四月秦忠
敬王李茂貞卒遺奏以其子繼暉權知鳳翔軍府事五月
以李繼暉為鳳翔節度使

明宗天成元年春二月戊戌李繼暉至鳳翔監軍使柴重

厚不以符印與之促令詣闕

夏六月李繼暉至華州

聞洛中亂復歸鳳翔為之誅柴重厚

秋九月壬午賜

李繼暉名從暉

長興元年春二月乙卯上祀圓丘大赦改元鳳翔節度使

兼中書令李從暉入朝陪祀三月壬申制徙從暉為宣武

節度使

潞王清泰元年夏五月帝之起鳳翔也悉取天平節度使

李從暉家財甲兵以供軍將行鳳翔之民遮道請復以從

暉鎮鳳翔帝許之至是徙從暉為鳳翔節度使

後晉天福三年鳳翔節度使李從暉厚文士而薄武人愛

農民而嚴士卒由是將士怨之會發兵戍西邊既出郊作

亂突門入城剽掠於市從暉發帳下兵擊之亂兵敗東走

欲自訴於朝廷至華州鎮國節度使太原張彥澤邀擊盡

誅之

